

T 2512/1142

8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5 1941

○摘錄大小
試論表詔
諸策全類

策問建武
永平之政
何如
弘人之度未
優

重刻詳訂世史類編卷之十三 十一代編

漢明帝章帝和帝
安帝
圖書館珍藏印

臨淄李純卿 草創 木齋謝 遷 補遺

陽明王守仁 覆詳 鳳洲王世貞 會纂

大蘭李 槃 增修 鐵菴文安之 是正

妙凝蔣方馨 閱訂

顯宗孝明皇帝 諱莊光武太子也 初名陽陰 后所生 在位十八年崩

壽四十八按謚法照臨四方曰明○帝尊師養老臨雍講
藝勲戚臣庶之子莫不受經匈奴遣子入學又善刑理幽
枉必達故建武永平之政為東都稱首然鍾離意宋均之
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至于求天竺佛
書沙門入中國使梵宇多於學宮游徒多於耕農瀆倫蠹
俗迄今千有五百餘年其罪大矣

戊午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即光武葬地在河如南府孟津縣西

元會儀上食奏樂是後遂以為常

聖人制禮合幽明之故仁知合而義礼尽

胡致堂曰人子孝思不忘專精乎廟享而已至於墓則終事盡矣蓋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義禮盡也既已送形而往安乎地下迎精而反主于廟中又致隆陵園復奉廟中之主而祭于陵所此不折衷於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其有既哉

東平王請修礼樂

東平今屬山東兖州府王蒼光武第八子陰后所生以為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宜

脩禮樂乃以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祭歌入

佾舞數上之○五月太傅高密侯鄧禹卒○東海王彊卒廢太子書卒幸疆之

能處初山陽王荆因先帝崩作書勸疆曰當為秋霜無為羊檻即舉

兵以應天下疆封書上之帝秘其事至是疆臨終上疏甚謙約帝悲

傷追思不欲厚葬以違其意詔遣送之物務從省約以彰王卓爾獨

行之志

彰王卓爾獨行之志

已未二年正月宗祀光武於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三月臨辟

雍初行大射禮○十月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書法自光武末年書起明堂靈臺辟雍然

初行養老禮

徒聞宣布圖讖而已至是始盛三雍之儀復先代之典帝於此可謂賢矣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工

三老五更

衡反鄧展曰漢直以三公為三老大夫為五更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者劉放刊誤云之事之字當作

諸儒執經問難

人言知天地人三才故謂之三老又謂老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人詳知三德五事者蔡邕以為更當作叟

上自為辯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難去聲謂舉所疑而難問也冠帶縉紳之人園

冠帶園橋門

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皆在橋觀者在水外故曰園橋門○上

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光武中興授戈

尊桓榮以師礼

其留意文治久矣末年肇建三雍未及臨饗明帝繼之舉宗

治

范曄曰光武中興愛好儒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建武五年修起太學中元元年初建辟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坐明堂而親羣

東都人物彬

后登靈臺而望雲物祖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享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王侯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

匈奴遣子入

經而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講論同異連月

尊師人主之高致帝王之盛節

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自安帝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念散學舍頽敝鞠為園蔬牧兒莨豎至薪刈其下云胡致堂曰顯宗以受書而尊師桓榮可謂人主之高致帝王之盛節也惜乎桓榮受授一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大義故其君德業如是而止若使子思孟軻之徒遭遇此時得行所學則二帝可三而三王可四必矣

庚申三年立貴人馬氏為皇后

明德馬皇后建武中選入太子官時年十三為貴人奉承陰皇后遂見寵

異至是立子烜為皇太子

時后前母姊女賈氏生皇子烜帝以后無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終始無間至是立為皇太子

慈愛始終無間

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終始無間至是立為皇太子

后援之女也德冠後宮既正位宮闈愈

德冠後宮此繪特宜染色

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謁望見后袍衣

圖畫功臣於雲臺

疎羸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繪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圖畫中

畫功臣於雲臺詔

與功臣於雲臺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在河南府

雒陽

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

彭舉鐘馬異王霸朱祐任光

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

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

又益以王常

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

之親

獨不與焉

創業中與論功為尚而以援為后父不與雲臺蓋避親親之嫌而論功之大義也

范曄曰中興二十八將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皆智能之士也漢者多謂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迹其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蓋自秦以阿衡之職勢疑則隙生力作則亂作蕭樊且猶縲紲信布彭越雍醢光武監前車之失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買之治烈分士不過大將數四所加特廷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捐儀貴答所謂道之以政

齊之以禮者乎

胡致堂曰東漢二十八人同時奮庸以濟王業猶車轂居中

力旋聖人猶自序其後

輻各以其力旋也馬援雖劣於高密侯方諸寇祭馮取崇遠出其下乃以后戚不與功臣之列本欲示公於天下不知乃所以

義不當隱者聖人猶自序其後豈可坐椒房威屬而掩其

大節哉

大起北宮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請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

鍾離意請闕免冠上疏

應時雷雨

明帝改過不吝

劉平以善政被徵

鐘離意

鍾離意

鍾離意

賜郭賀以三公之祿

以六事自責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

心帝即時罷之遂應時雷雨甘雨也書法帝方起北宮未幾以應

鍾離意薦全椒長全椒縣屬直隸徐州長即令也劉平詔徵拜議郎平在全椒故有

恩惠民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

不知所聞唯班詔書而去○帝性偏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

之竟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提音底騰也也

搜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郎掌宿衛姓藥名崧河內人崧走入床下帝怒甚

疾言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穆穆和也皇皇敬也未聞人君自起擁

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慄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

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收罰之藥崧天性朴忠家貧為郎

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止食糟糠帝毋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其嘉之

官至南陽太守○荊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民改之日厥德仁則郭

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黼象形白與黑相次黻行所部郡縣時除去之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

辛酉四年春帝如河內不至而還帝出觀覽城第欲遂校獵河內

尹遂昌曰北宮之役送鍾離意之疏而止校獵之行以東平王之

十月陵鄉侯梁松下獄死初上為太子大中大夫鄭興子眾以通經

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縑帛請之眾曰太子儲君無與外

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眾曰犯

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松坐怨望懸梁賓客多坐之

惟眾不染於辭

壬戌五年二月驃騎將軍蒼罷歸藩書法書歸藩何特筆也賢者東

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疏乞上驃騎將

軍印綬退就藩國辭甚懇切至是上許之

蒼可以為藩

言三十一
詔章奏浮詞
癸亥六年五維山在盧州府出寶馬詔禁章奏浮詞詔曰祥瑞之降以應

示不為誦子
何以致茲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闇者章奏頗多浮詞自
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止抑而不當示不為誦于也

甲子七年皇太后陰氏崩二月堯光烈皇后○以東海相宋均為副

書令初均為九江今江西太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吏閉督郵府內

督郵官名掌勾稽文簿舉核善惡今閉其府門示無事也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豹常

募設檻穽檻謂設機捕獸穽謂穽地陷之而尤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

猛獸猶北土之有豚雞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憂恤

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虞

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入為尚書令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廢吏

以為足止姦也然文吏習為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均為

叩首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後上聞其言追善之

乙丑八年十月詔聽有罪亡命者贖各有差矣光武第六子

宋均去獸

九江無復虞

患

廉吏清在

已

宋均不置文

法廉吏

弟奉黃練白紵詣相國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奉送練帛以贖愆罪

也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慈何嫌何疑當

右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伊蒲塞即梵語優婆塞也

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竺音竹西域國名在大夏東南一名天竺

所謂浮屠胡氏是也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即桑門如今僧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以來其書大

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

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

以勸誘愚俗於是中國始得其術圖其形象而三公貴人獨楚王英

最先好之此佛教入中國之始

丘瓊山曰此佛教入中國之始自天地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

甚於此者也孔子曰非聖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浮屠氏所言所為

真大亂之道在二代聖王所必誅而無赦者也明帝為人子乃

崇無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為中國之主乃黨外夷之

人開茲大募以為中國千萬年無窮之禍害豈非明教中之罪人哉

胡致堂曰佛教至今千有餘年其徒浸多治其術益至而文字浸廣淺智狹聞之士讀之如以葉舟泛滄海誠不知其涯涘然佛者之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夫婦父子君臣茲三者性耶非性耶若以為非性佛固人耳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已也以為性耶何乃立教使天下人去此三者以為心也且自後其道以為廣大慈悲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蚋皆所憐憫而損身以餉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獨於夫婦父子君臣必斷棄除舍則廣大慈悲又安在哉

季考功曰近世浮屠以儒生攻其無夫婦父子乃造偽書命為佛經謂佛某亦有妻子原不出家以至胡元之僧如楊連真伽婁妻生子番僧教元順帝行房中之術男女混亂遂速滅亡不惟得罪于先王亦且得罪于彼教矣

是月晦日食既詔羣司極言復以示百官特筆書之正見顯宗有聽言之美也○匈奴

遣使來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為寇許之遣越騎司馬鄭衆使北匈奴

如單于欲令眾拜眾不為屈單于恐而止乃發還京師帝聞之名眾

為軍司馬軍司馬耳何以書子節也

丁南湖曰以宋均為尚書令而循良之績揚于內廷以鄭衆為軍司馬而剛直之節顯于外虜綱目兩特書之明帝初政得人見矣

丙寅九年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

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士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

侯以樊氏郭氏馬氏四姓非死侯故曰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

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文治於是極盛矣○大有年終綱目一書而已○大有年

顯宗是時君德清明政事修舉天人交助故獲○以丁鴻為侍中初

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

衰經於家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曰昔伯夷吳

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今子以兄翁私恩而絕不滅之基可乎

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為鴻經學實行上徵鴻為侍中

蘇頌演曰東漢丁鴻劉鄩劉愷三人當襲父爵而以讓其弟非有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自高世之君子從而譏之

然此三人之中猶有優劣焉劉鄩讓而不反以遂其非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讓而不終聽友人鮑駿之言而卒就其國此鴻之所以為賢於劉鄩也

戊辰十一年東平王蒼來朝月餘還國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

誦采叔以增

歎息

問處家何等

最樂

為善最樂

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叔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戴氏曰為善之人浩然天地之間俯仰無愧天下之樂孰有大於此者漢諸侯王大抵皆驕佚放恣豈不以為樂哉魯未幾何身死乎善乎東平王之言也豈獨善保其國而已哉
丁南湖曰為善莫先於忠孝王之辭相位就藩國辭王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故遠隙以全忠累近則喪大故釋累以成孝此王之本志也

楚王英廢徒

庚午十三年楚王英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廢徙丹陽縣英自殺時窮治楚獄至累年連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上怒

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一切陷入無敢

其寃上疏力言其無辜帝意解詔遣刑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

天旱即大雨

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帝

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

胡致堂曰事浮屠道莫如楚王英最先而取禍亦最速夫英得異教於沙門必不至如後世之盛也既以自殺又延無辜本欲祈福而反得禍又况深窮其說以為微妙了心見性而不能逃殄滅彙倫其罪者可勝計耶

了心見性

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

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洛陽作食以饋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問其故續曰母

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初作壽陵制令流

水而已預作陵墓曰壽陵制令勿起山陵但使小隆起可流泄水潦而已

壬申十五年二月帝東巡耕于下邳三月至魯請孔子宅親御講堂

命皇太子諸王說經至魯之行前史皆曰幸孔宅此固世俗習熟之語也至綱目始以請孔子宅為文蓋謂孔子萬

陸續對食悲泣

至魯請孔子宅

世俗習熟之語

漢明帝

萬世仁義禮樂之宗王其故居宮
樂之宗王
室不可以臨幸之禮加之也

班超立功西域

明者睹未萌

不入虎穴安得虎子

以班超為軍司馬

諸國遣子入侍

癸酉十六年耿秉數請擊匈奴帝從之遣秉與竇固等分道並出伐北匈奴固獨有功固使班超超平陵人班固弟也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詔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有北虜使來明者睹未萌况已著也乃會其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因夜以火攻虜營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鄯善一國震怖遂納子為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帝以超為軍司馬復使于寘音其田王廣德降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

劉友益曰自孝武圖制西域罷弊中國世祖鑒之閉關謝質四邊自是平淨二十餘年超擅開邊蒙未幾即有攻沒都護之舉紛紛多事或者猶以班超為奇功誤哉

北匈奴大入雲中太守廉范廉頗後裔拒之吏以眾少欲移書傍郡求救

班超奇功
廉范守雲中

軍中蓐食

范不許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燒也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謂早起就床蓐中食也蓐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躡籍躡也車踐也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史臣曰廉叔度守雲中而破匈奴之寇守蜀郡而興五袴之謠此特宦業之常耳其平生懿行人所難及者有三焉年十五迎父喪於蜀蜀郡守乃其父故吏厚資送范范不受扶父棺同溺水得救僅免一也為鄧融功曹融被獄范變姓名為獄卒衛侍融至死竟不言而又荏融乃去二也業師薛漢坐楚王謀反事誅莫敢視者范獨往歛之至觸顯宗之怒而扣辯以免三也噫范之孝義可謂其思不可及矣但依託竇憲得無愧哉

廉范其思不可及
降甘露陵樹

甲戌十七年正月謁原陵上嘗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明日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

甘露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 ○北海國王睦卒睦少好學光武及上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

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不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

此初時進趣

北海智慮長

白狼等國入貢

白狼王作詩頌德

天生神物以應王者

漢家神箭

哉此乃孤幼時進趣趣之行也大夫具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

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為相愛耳其智慮畏慎如此○益州刺史朱

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汝山以西汝山今成都路茂州前世所不至正朔所

未加白狼槃木白狼槃木皆西南夷國名等百餘國皆稱臣奉貢白狼王唐敢將

反唐敢白狼王姓名也作詩三章歌頌漢德輔使譯而獻之○五月公卿百官

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

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

不敢有辭其敬舉觴策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爵及粟有差○竇固取

乘擊西域平車師復奏置西域都護及戊巳校尉戊巳校尉漢官名蓋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惟戊巳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巳為名○初北匈奴寇邊南單于擊却

之漢與北匈奴交使南單于怨欲畔當使人與交通已而漢伐北匈奴

奴北匈奴比寇邊至是攻耿恭於金滿城金滿城在西北恭以毒藥傳矢塗於箭上

神真可毒

解去

乙亥十八年北單于遣左鹿蠡王鹿或作谷蠡音離匈奴官有左右鹿蠡王率二萬騎擊

車師耿恭以疏勒疏勒本西域城名後名國在沙車東北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

匈奴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至竿側馬

糞汁而飲之恭身自斲輓籠輓挽同推引也籠竹器也整衣向井再拜為吏士

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

去

曹子抗實於

相如申威河

表

范曄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漢羞後耿恭疏勒

之事嗚然不覺涕下無從嗟其義重於生以主是乎昔曹子抗實

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蓋以决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

為二漢當疏高爵定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真牢戶生鐵下獄免官歸追誦詭蛇之章介子推懸書宮門事以為歡息

郎官上應列宿

反支不受章奏

三者天下之

八月帝崩年四十八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

侯與政館陶公主先武皇帝二女陰皇后所生也主為梁松所尚明為

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十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郎位

在大微中帝座東北周之一元士漢之光祿中散諫議今之尚書郎占欲大小均耀光潤則吉所謂郎官上應列宿也苟非其人

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奏章公車司馬令一人

章奏及四方貢獻皆由之稽夫論用月朔日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

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

反支子丑朔帝聞而怪之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

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

口滋殖焉○太子烜即位年十八

莊固曰顯宗不承業業 魏兢危心恭德政察姦姦勝備章朝物省薄

墳陵永懷廢典下身薄 追登臺觀雲臨案拜老憇惟帝續增光文多

載氏筆義曰夫庸暗之 石多失於優柔明察之君多傷於辨急

暗者固不足與有為矣 刀察者亦豈盛德事乎漢元帝優柔不

漢業遂衰唐宣宗亦明 察唐亦遂亡此二者有天下之通患

明帝天資明敏 下 一可以為賢君矣也盡用其所長

明帝天資明敏 下 一可以為賢君矣也盡用其所長

明帝天資明敏 下 一可以為賢君矣也盡用其所長

明帝天資明敏 下 一可以為賢君矣也盡用其所長

明帝天資明敏 下 一可以為賢君矣也盡用其所長

明帝天資明敏 下 一可以為賢君矣也盡用其所長

明帝天資明敏 下 一可以為賢君矣也盡用其所長

明帝天資明敏 下 一可以為賢君矣也盡用其所長

明帝天資明敏 下 一可以為賢君矣也盡用其所長

明帝天資明敏 下 一可以為賢君矣也盡用其所長

明帝天資明敏 下 一可以為賢君矣也盡用其所長

明帝天資明敏 下 一可以為賢君矣也盡用其所長

明帝天資明敏 下 一可以為賢君矣也盡用其所長

王者不勤遠

以第五倫為

者

春秋責備賢

者二事

隱晦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傷於辯急而不自知也夫山藪蕪茂
澤納汚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夫道以道也合論蓋為德
於官善罰惡則固有時矣吾觀顯宗之為君有善於已自言之意無
深而寬洪之量永平之政有綜核操勞之弊而無優柔和易之業
蓋未嘗不為顯宗恨也一向非章帝長者每事務從寬厚以
矯枉救弊則東京之世衰矣然則人主之聰明其可恃哉
賀正曰永平宣田教之志于綱目屢書於策其間有終綱目所無者三
事匈奴遣子入學日人長郡郡司極言得失復以示百官是也至其
一念之微近於滿假細綱目亦無隱乎爾是以百官上壽自武帝一
以來不書惟此獨書春秋責備賢者綱目於明帝蓋拳拳焉
十一月以第五倫為司空倫為蜀郡太守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
人故帝自遠郡用之○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戊巳校尉關
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不勤遠畧
非惡廣地也以其無益於事耳世祖閉關以謝西域自是無事蓋三
十年有竇固者始遣使乞超前年書西域遣子入侍至是甫三載即
有攻沒都護之舉然則一西域之於中國果
何補耶或者猶以班超為奇功豈不過也

肅宗孝章皇帝 諱炆明帝太子也

母賈氏所生 在位十三年

壽三十一葬敬陵按謚法溫克令儀曰章○帝厭明帝苛

十一代編 漢章帝

切每事寬厚愛民恤刑加恩諸王尊師重學用曹褒定禮
然寵任竇憲以啓外戚用權之漸廢太子殺梁竦此其所
短也

楊終請罷還兵

第五倫亦同終議

丙子建初元年詔慮臨饑民○時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遣西將軍耿秉等救之坦勿終上疏曰間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帝下其章第五倫亦同終議年融鮑昱皆以為孝子無改父之道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沒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厓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可從之○詔二千石勉勸農桑罪非殊死殊異也須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效順時令理密也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決事率近以重尚書陳寵以帝

不以介鱗易衣裳
一擬漢令一千石勸農桑慎選本順時令

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刑其不得已寧備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

大絃急者小絃絕

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寵魯祖名咸哀成間以律令為尚書常服子孫曰為人

全廣至德以奉天心

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煩以嚴猛為以後代因之成風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秦以酷急亡國王莽

第五倫尚寬厚

亦以苛法自威故勤勤懇懇寔在於此上善之倫天性峭直常疾俗吏苛刻議論每依寬厚云南朝曰倫性峭直而言寬厚何也蓋

勤勤懇懇寔在於此

丁丑二年四月大旱時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許會大旱言事者以

言世史... 太后加封... 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媚吾以要

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報曰嘗觀富貴之

家福祿重疊猶再植之木其根必傷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惓惓乎若陰陽調和

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按太后俾內外從化被服如一置織室蠶於濯龍殿中數往觀以為娛樂

趙博航曰於戲明德斯言誠萬世母后之龜鑑也方之呂后封王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

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

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鼓

有切事實太后深納之馬太耿恭擊破之詔徵防還番恭擊餘戊寅三年燒當羌反遣馬防馬太耿恭擊破之詔徵防還番恭擊餘

貴人竇氏為皇后是時明德太后痛抑馬氏而小人誦附尚○三月立如此皆帝欲尊重外家之意有以來之也已卯四年四月立子慶為皇太子○五月封馬廖等為列侯以特進

太后加封

至孝安親為

含飴弄孫

萬世母后龜

鑑

義方家教之

善

忠賢萃于一

門

馬廖勸成德

教

百姓從行不

從言

必

斯有切事

馬廖等以特

老志不從

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策問漢章專於分章斷帝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何如

不許乃受爵而辭位皆以特進就第廖性實誠畏慎不受權勢聲名舊典奏封廖等累讓不得已建初四年遂受封為顯賜侯爵位就第每有賞賜○六月皇太后馬氏崩○十一月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意斷處曰章言斷處曰句言其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事見宣帝甘露三年議五經同異帝親臨制臨決作白虎奏議今白虎通是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亦與焉

與申五年五月以直言士補外官直言之士固當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言可也以補外官母乃憂其未而

外官

以直言士補外官

辛酉六年廉范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

廉范遷蜀

中興太守可

稱

范叔度字范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作側故反昔無襦今五袴中興太守可稱者前書杜

張潛張疑其庶幾

骨肉不以遠蒼帝尊屬也帝友愛諸王篤于親親手詔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

壬子七年六月廢太子慶為清河王立子肇為皇太子初帝納扶風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梁竦二女亦為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竦皇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

奏不忍下筆車駕徂送流涕而訣

後以是忌梁貴人數譖之諸實遂作飛書陷竦以惡逆竦死獄中兩貴人皆以憂死

癸未八年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以弟子皆諸馬既得罪竇氏益驕奢不謹貴盛皇后兄憲弟篤喜交通賓客弟王倫上疏曰竇憲椒房之親典

經醒猶當以酒

臣所至願實意奪沁水

田園久念使人驚怖

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

人主之深戒

下車先問大姓王名

京師肅清

司禁兵出入省闈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指實猶解醒當以酒也臣愚願陛下防其未萌

令憲永保福祿此臣所至願也時憲恃宮掖之勢以賤直請奪沁水

公主明帝女田園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

異於趙高指鹿為馬乎久念使人驚怖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乃得解使以田還公主

司馬溫公曰人臣之罪莫大于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為馬善矣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此人主之深戒也

下雒陽令周紆獄尋赦出之時紆作紆為雒陽令下車先問大姓王名

吏數問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

賣菜傭乎於是吏承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跼曲也蹐蹙足也京

師肅清後竇篤夜至止姦亭亭長拔劍肆詈詔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貫出之

丁南湖曰治刑之道強弱是非聽其自至而後察豈可先執已是哉周紆之令雒陽也下車問貴戚若馬竇輩予謂紆先執已見以張勢矣夫竇氏之恣橫固也若馬援戒子之義方馬后保家之謙德其子孫非竇之比何乃以竇並呼耶彼吏所云問里豪強乃槩以菜傭目之得無弱者墮井強者漏網耶孝章之寬厚成風吾不知紆之狂猛何以容於其世也

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

使者邑到于寘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拘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二至之

讒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不信三至而後信之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

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

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

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

李邑毀班超

曾參有三至之說

班超因譏去妻

班超即遣李邑

魯恭德化為
許伯較耕相
讓
中牟三異

留之非忠臣也。○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邑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較耕相讓。其治邑也有三異焉：蝗不入境，化及禽獸。墜子有仁心。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不捕之言，雉方將雛，是也。

國以簡賢為

務以孝行為

首

求忠臣必於

孝子之門

才行少能相

兼

士宜以才行

為先

貢奉皆得其

人

天下樞要在

尚書

甲申元和元年，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切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寢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猶成也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閭閻謂功伐也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聞者不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鑑晉夫捷給之對，深思絳侯

周木訥之功，帝皆納之。○九月，幸宛，召前臨淮今泗州屬直隸鳳陽府太守朱暉拜尚書僕射。暉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曰：疆直自遂，南陽朱季。

暉字文季，南陽郡宛邑人。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名而用之。後

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及復修武帝均輸之法。朱暉固執以為不可，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

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

均輸之法謂郡國租賦并催運之直官總取之而為轉輸於京，此乃貧民備催之事，雖名為士大夫者亦不可行也。章帝為漢七制主之一，帝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而亦為此。蓋武帝貽謀之不善也。

三日詔赦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黃髮賢老也，言暉等賢老之人無過。詔書

過耳，何故自繫。

丁南湖曰：文季諫肅宗行均輸時年八十及和帝用竇憲北征力諫而死，是誠死忠者也。可考文季年十三禦劫寇，救諸母，既乃避外戚陰就之，求見與張堪陳揖交而死，生妻子之託義，貫日月是故其子顯以儒著，孫穆以貞顯，論者謂為善之報云。

漢章帝

以孔僖為蘭臺令

孔僖以書自訟
直說書傳實事

毛義奉檄而喜

賢者固不可測
往日之喜務親屈
物亦可復得

以孔僖為蘭臺令史魯國孔僖涿郡崔駰同游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聖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鄰房生梁郁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綱目 ○廬江縣各屬直隸廬州府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國命以義守安陽令屬河南彰德府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謂張奉輕賤義有貪求利祿之意辭去後義母死徵辟郡國舉擢曰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臧終身

鄭均為傭感
詔書褒義坊

庶幾季子之賢

策問毛義奉檄而喜温嶠絕裾而行兩人得失何如

詔戒俗吏矯飾
詔書褒美刻
同聲謂之不煩

損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拜議郎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清修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樞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其賜均義穀各千斛長吏常存問
丁南湖曰毛義始之喜後之辭何也曰其辭也非矯其喜也非徇不辭於後無以驗養素之高不喜於始無以見孝思之篤庶幾哉季子之賢也人惡得而測諸鄭均自食力以感悟其兄其亦毛義之儔乎
蔡清曰毛義之奉檄而喜欲得祿養為親者屈也温嶠之絕裾而行欲赴功名不知有親也喜於仕者為親急於仕者忘親二子得失奚啻霄壤哉
乙酉二年詔戒俗吏矯飾者詔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安靜之吏惛惛無華至誠不事文采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與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帝東巡行

十一代編

漢章帝

十一

白衣尚書

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一世共路仁壽之域

載氏筆記曰夫善人君子安靜不擾懼福無華其政悶悶若不足以快意而愷悌慈祥寬洪廣大將欲感動民心扶植教化與一世共躋於仁壽之域舍斯人誰與哉善乎章帝之為君也詔三公以俗吏矯飾外貌而厭苦之何其懇切深至若此也劉方無他異能特以不煩之故至勤詔書褒美好惡如是

三代之詔何過此

乙丑帝耕於定陶進幸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

孔僖不以會為私榮

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三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

明聖莫不尊師貴道

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

里此乃崇尊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

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四月還宮假于祖廟綱目書巡四君然

章帝文治彬

求神仙隋楊帝盛儀衛矜服遠皆奢欲之所發也惟帝則舉古典崇先聖文治彬彬視四君天淵矣

丙戌三年正月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原給之肅宗之治

善政可紀之實

來知以園樂與民禁治獄暴酷除妖禁銅原贖貧民賜胎養殺之類無非善政可紀之實至是又詔原給嬰兒足以濟美文景光增前

第五倫奉公

○五月司空倫罷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

第五倫無私

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

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

一夜十往

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

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尼魯之子猶

臣正叔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而倫視之有異焉是即私矣何待安寢與否然後為私乎

肯人以絃書為佩

范曄曰第五倫峭嚴為方性峻急好窮叢事情非夫愷悌之士肯其奏議停停歸諸寬厚將懲苛切之弊使其然乎昔人以弦書為佩蓋由此矣然而君子之不帶上儉不逼下豈有尊臨千里而與

曹褒定禮

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即需

生拘孿

拘刻也孿掇謂刻也

始

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特立乃拜

漢章帝

漢章帝

言言世史類編卷之十三
十七
會禮家訟

褒侍中玄武司馬班固玄武司馬漢武帝置之圭光方征伐以為宜廣積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謂彼是此非故久而無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謂會聚議禮之家相爭不定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堯一變足矣乃召褒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立使可施行

胡致堂曰曹褒之志蓋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欲更定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若謂曹徵名儒遲以年歲猶庶幾乎不逮及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決以獨見終數月間遂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識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逆知舛謬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世大典既鮮克紹留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爾惜哉

丁亥章和元年六月改元書改元議信也是時屢有嘉瑞遂詔改元曰章

和太尉掾何敞獨患之謂宋由哀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督草生於庭除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

曹褒奏所撰制度撰次天子下於庶人禮婚古凶始制度凡百五十篇依準舊典

一代大典出此二人

五經識記之文先漢禮儀定於叔孫後漢禮儀定於曹褒一代大典乃出此二人之手其得失固不言可知矣

丁南湖曰按綱目於去年五月書詔侍中曹褒定漢禮今年八月書曹褒奏所撰制度然則一年之間禮若是其易定乎書曰褒之撰以非漢之禮也禮變而日制度以其難於識記而非聖人之禮也故分注曰帝以衆論難定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乎奏此其草草之制誠范史所謂禮云禮云曷其然哉者矣

上篤於親親故諸王入朝特加恩寵賞賜亡度倉帑為虛何敞奏記

宋由曰比年水旱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而賞賚亡度損耗

國資夫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

有度帝不能用

戊子二年尚書朱意上疏曰陛下隆寵諸王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

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疆幹弱枝者也西平王羨等宜割

情歸藩以寒衆望○帝崩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

章帝可謂仁賀善贊曰章帝即位書詔十六為愛民恤刑而發者十可謂仁厚之主矣而又垂意禮樂尊師重孝其失獨廢太子殺梁疎二事耳所謂

羊丁世史類編卷之十三 十一代編 漢章帝

二事曰壁微白壁之瑕

章帝長者

章帝東漢賢君

宜帝短處亦相承

慈祥長者之過

君德以剛為主

崔駰以書戒竇憲

徵暇也

班固曰肅宗濟濟天性愷悌於穆后德諒惟淵體左右藝文斟酌律禮思服帝道弘此長懋儒館獻歌戎亭虛候氣調時豫憲平人富

范曄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休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呂東萊曰章帝繼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戚之成輕徭薄賦與天下休息此所以為東漢之賢君大抵皆是慈祥長者然短處亦相承竇憲奪公主園此外戚專恣之漸也卒不能正其罪竇后諸廢太子亦官聞害政之端也卒不免而其說此皆優柔不剛之過又如當時班超要功西域傅郁張奐擾動羌胡亦緣慈祥長者之過奪於人之說不能自守卒至勞弊中國未免有好大喜功之失古今論君德以剛為主若於剛上少欠雖有慈祥之意不過能謹其小往往失之於大章帝是也

方正學曰魏曹丕謂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豈真長者哉其天資亦明帝之流耳聞群臣言前代過於苛刻故深矯之以寬其寬也或過于中而時自出其所為又恒過于嚴內則以皇后之溺殺囚貴人而廢太子外則竇憲奪公主田園而不能加罪張休楊光侍勢貪殘而不知省鄭弘以太尉言竇憲而收其甲綬以死此其失反有甚於明帝何足為長者乎

太子肇即位年十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皆在親要之地崔

駰以書戒憲曰傳口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

克已

者未之有也昔馮野王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漢興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都解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之何

竇憲請擊匈奴贖罪

敵案之具得事實太后怒憲懼誅因自求擊北匈奴以贖罪時北匈奴太后從之竇憲以內恤之資行盜賊之計戒殺列侯於屯衛之中蓋威驅無辜之民置之鋒鏑之下以為罪人逃死之地載竇憲固不可誅誅然主于內以成其惡者亦后也

孝和皇帝 諱肇章帝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為竇后所譖以廢

卒養帝為己子建初七年立為皇太子在位十七年而崩

壽二十七葬慎陵按蓋法不剛不柔曰和○是時宦臣始

封鄭眾外戚竇亡梁與送為消長漢家之禍自此始矣

已丑永元元年竇憲與耿秉將北擊匈奴以贖罪公卿請朝堂上書

宦戚迭為府長

安魂正色自
若萬民天之所
生愛民者必有
天報

諫皆以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征非社稷之計書連輒寢袁
安任愧免冠固諍前後十上衆皆危懼安魂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
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故愛民者必
有天報今匈奴遠藏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
之所出也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民之
命不恤其言乎太后不聽○六月竇憲耿秉將精騎萬餘與北單于
戰于稽落山在燕然山南匈奴之山也大破之憲乘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
奴速耶烏地中在燕然山南匈奴之山也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勒功銘曰錄王師今征荒
裔勦去虐今截海外覆其
邀今百地界封神兵今建紀漢威德而還○九月以竇憲為大將軍
降匈奴憲弟驕縱何上封事曰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猶饑而食之以毒
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兄弟專朝省後僭倂誅戮無罪臣敢
區區誠不欲上令皇太后始受父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

融然列石勒
以竇憲為人
將軍
何敢不效
父母之號

得保其福祐時濟南王康驕恣憲乃白出敬為濟南太傅康有失敬
輒諫康亦知敬重敢無所嫌特焉

胡致堂曰竇憲刺殺諸侯罪狀已白太后且遵用漢法頭加刑誅
則外氏謹飭宗族安全乃信憲言俾伐夷狄憲之初計特以免死
耳幸而克捷纔可贖死今乃大行封爵貴寵赫然前日所犯不復
追理使憲無所忌憚罪惡貫盈太后不能保兄弟之恩和帝不能
全甥舅之好可
為來世之監矣
鄒九峰曰戚里之家宜厚其賜予不當委任權力先王所以戒履
霜之漸也孝文之世相不歸于廣國諱不貸于薄昭其慮亦深遠
矣孝和初冲母后當國朝廷兵柄乃歸于憲之掌握是以生事四
夷繁費國用勒石燕然誇耀功烈和帝慶幸而倚為柱石殊不知
功愈大而禍愈深矣逆狀既章乃假手宦豎誅之是猶募盜救焚
火未息而盜先入也後宦官廢立外戚篡弒相繼迭興而漢祚
以亡檀權之
禍良可畏哉

先王戒履霜
之漸
孝文之慮深
遠
募盜救焚

辛卯三年正月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遣耿夔任尚圍于金
微山在靺鞨大破之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竇
憲殺尚書僕射樂恢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累獲任尚為爪牙
擊郭璜為心腹班固傳

目漢出師所
未嘗至
竇憲殺樂恢

安阮素行高

教典 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欽史民共為賂遺袁安任隗奏貶四
文章 十餘人竇氏人恨但安素行高未有以言之樂恢上疏劾憲書奏

不省恢乞骸骨歸憲風州郡迫逼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懼無敢違

者袁安以天子初弱外戚擅權母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

袁安時鳴流

嘗不暗鳴

帝極無聲也

流涕天子大泣皆特賴之○十月帝如長安竇憲

來會

書來會何意不臣也其氣祗可見矣

帝詔竇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

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誦下交不瀆禮無人臣稱

韓稜正色不拜

萬歲之制議者皆慚而止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論

為城日

且起行治城也

壬辰四年六月朔日食司徒丁鴻上疏曰今天下遠近惶怖承旨昔

王室向私門上威損下權益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去事之微未

不然明鏡

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強不

則宰牧縱橫宜因天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大將軍竇憲仗

時竇氏父子兄弟克滿朝廷專權謀逆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

中常侍鄭眾謹敏有心機遂與眾定議誅憲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

憲迫令自殺

明致堂曰竇氏根據已生逆謀人主誠有意除之未易舉手和帝

年纔十四乃能選用祕臣密求故事勒兵收捕莫有遺者朝廷肅

清宮闈寧晏足以遠繼孝昭之烈矣所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天

子無可與謀而鄭眾既佐人主掃除姦逆以有大功於是開宦官

用權之漸生中常侍亡漢之階諺有

初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當遣吏戶曹李郃諫曰竇將軍

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

通太守固遣之郃請自行遂所在遲留至扶風而憲就誅凡交通者

皆坐免太守獨不與焉○車固以竇氏賓客收捕死獄中固嘗著漢

書尚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而成之

言妻名昭所謂曹大家者也

也○按班固漢書起先高

昭昭陳成漢

其行事紀表志傳凡百篇當世重之無不誦焉

班固仁能成名

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美則輕仁義賤守節甚矣

班固不叙殺身成仁之美

成敗之迹不為不博人物聖賢賢不肖之分不為不詳若外戚禍敗之釁則又置諸昔前日事固乃為實憲賓客以至殺身可謂短於識而長於文輕於德而急於進自古文人才士鮮不以此敗者是故君子寧為質而

班固輕仁義守節

以宦者鄭眾為大長秋大長秋宦闕職也自真象用而宦者權盛漢室之禍兆於此矣帝策勲班賞

班固短於識而長於文

鄭眾每辭多受少帝出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東固班固

甲午六年秋以陳寵為廷尉自其曰下定國後廷尉不見於史記寵性仁於

遷史記得失何如

數議疑獄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刻故之風於此少衰

梁辭多受

丁酉九年閏八月皇太后竇氏崩初梁貴人既死官省事祕莫有知

梁氏自此盛

帝為梁氏出者會貴人姊上書訟乃知貴人枉殺之狀帝感恻良

臣子無貶尊上之文

久三公請奏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

梁氏自此盛

法度而太后常日減拍朕奉事十年深惟太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

梁氏自此盛

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其勿復議乃追尊母梁貴人為皇太后封梁

梁氏自此盛

竇三子為侯梁氏自此盛矣

梁氏自此盛

戊子十年以劉愷為郎初居巢侯劉般薨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

弟憲遁逃十餘歲有司奏請絕其國賢達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

為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罰常之法非所以長克讓

之風成含弘之化也詔徵愷為郎聽命憲薨居巢侯爵

漢和帝

十一代編

二五二

辛丑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書幸東觀何美崇儒也東觀漢聚書之所帝因朝會召見諸

儒魯丕賈逵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說

規矩權衡不可枉

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

章也

壬寅十四年皇后陰氏廢死陰氏如忌悲恨有言后換巫蠱道者后坐廢以憂死○徵典超還京師超起自書生投筆有封侯萬里外之

徵典超還京師

如光武后之陰氏多矣○徵典超還京師超起自書生投筆有封侯萬里外之

志超家貧為官備書以養母久勞苦嘗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營

有相者謂曰生燕頰虎頭願下肉滿曰頰如燕頰狀如虎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自

假司馬入西域以功封定遠侯至是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

歸曰臣不敢望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在陝西去長安三千六百里乃徵超還

以任尚代為都護請教超曰君性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

不得下

和宜蕩佚寬大之意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

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果失邊和如超言下南朝

玩意兩都優游筆硯而乃大侈於獄中班超立功萬里艱危鋒鏑而乃今終於牖下班氏兄弟之死雖所遭之幸不幸亦知幾與否也

○十月立貴人鄧氏為皇后初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眾未嘗

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選入宮

為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帝深嘉焉及為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

絕歲時但供紙筆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騰終

帝世不過中郎將○封鄧眾為勳鄉侯官者封侯賞爵倒置漢末之禍於是不可解矣

癸卯十五年詔大官勿受遠國珍羞嶺南舊獻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至是唐羞上書謙

止勅大官勿復受獻乙巳元興元年十二月帝崩長子有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為

太子即位太后鄧氏臨朝○睢陽令王渙卒渙居身平正能以明察

後世必有興者

歲時但供紙筆

帝世不過中郎將

止勅大官勿復受獻

乙巳元興元年

王渙居身平正

發掘姦伏內猛外慈人皆悅服至是卒百官流涕立祠以祭太
詔以渙子石為郎中

胡致堂曰孝和年冲即位年十有四而能誅鉅實憲自是大柄在手威權不失後十六七年間亦無大過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優禮賢者克納嘉言四夷希侵中國綏靖方之章帝實乃過之矣

賈善曰和帝在位綱目書實憲外非封拜則天變邊事而已而其間書陳寵為廷尉書早蝗除租稅書遣使循行察貸書詔大官勿受珍羞蓋亦慈儉之君也乃能蚤發英斷收攬權柄而又尊儒納諫動無大過惜乎終謀不遠權奸雖除而蜀豎用事遂為東漢基禍之

立昏故也 唐仲友曰自和帝以後漢統數絕皆諸侯王入繼又不得明君所以愈亂然所以不得賢君者正緣權不在大臣外戚臣官利於

孝殤皇帝 諱隆和帝少子也生謹百餘日皇太后鄧氏立之

在位一年崩壽二歲葬康陵按謚法短折不成曰殤

丙午延平元年

安帝未有延光此延平也

正月以張禹為太傅徐防為太尉參錄

尚書事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以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公

陽新野八訓之子太后之兄也 ○八月帝崩太后迎清河孝王慶章帝第三子也子祐為孝

和皇帝嗣即皇帝位太后猶臨朝猶者可已之辭也是時安帝年十后臨朝綱目書猶以譏之爾賢如鄧氏猶不之予况下於此者乎

胡致堂曰立天下之主當與大臣共議選舉賢明非一家之私也清河王慶章帝長子嘗正位儲宮慶不以罪年齒益長過失無聞於是迎立以主漢祚豈不善哉而鄧太后終利切弱欲久臨朝至安帝年二十有八猶不歸政自是母氏常隆闔尹得志接乎桓靈而漢遂滅矣

詔檢校鄧氏賓客鄧氏以賢德自居故檢校其家為甚嚴書之于冊亦足以少見其美然未若釋然歸政之為愈也

詔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濁亂奉公為民患苦咎在執法怠弛不輒行其罰故也今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

客姦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校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

和帝慈儉之君
和帝收權綱
東漢基禍之主

鄧氏以賢德自居
檢校鄧氏無屑容

詔擬漢舉
隱逸選博

士詔
人君不可以

不學
光武授戈講

藝
講會論難行

盛府咸言永
手

仲長統獨奮
昌言

○十二月詔舉隱逸選博士尚書郎樊豐以儒風寢衰上疏曰人君

不可以不學光武受命中興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

馬論道孝月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嘗正坐自

講諸儒竝聽人多徵名儒每講會則論難行衍和樂其求政化其

狝林介胃之士期門官名職掌悉通孝經化自聖躬流及蠻荒是以

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

者競論浮麗忘寒寒之忠嘗几輩習譏譏音踐詭之辭臣愚以為宜

下明詔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納其言

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以勸上進妙簡博士必得其人

丁南湖曰東漢漢永初間鄧太后耽嗜經典安帝好書篤學是學校

儒術乃后與帝之所長而時事所急者重外戚寵閹宦輕三公以

致社稷危如累卵此正臣子所宜痛心而力救者也特惟仲長

統以此獨奮昌言何變準無一言及此而為是不急之論哉

孝安皇帝 諱祐清河孝王慶之子章帝之孫也在野時即有

神光顯室又

有赤蛇盤於 殤帝無嗣鄧太后立之在位十九年壽三十

一而崩葬永陵按謚法寬容和平曰安○帝即位之後鄧

太后臨朝十六年而始得親政遂黜鄧氏而用閻氏之族

內寵益盛中常侍及乳母交通奸賂譖廢太子保卒使楊

震廢死召十九人之變而閻顯與后雖就誅黜無救于危

矣

丁未永初元年四月封鄧騭及弟鯉弘閻首為列侯騭辭不受昔不

此嘉其讓也後漢書曰騭懼兄弟爭安遠時柄忠 ○五月以魯恭為司

少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 徒奏用刑宜 ○九月庚午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雨水策免也免

也王言之制有七其一曰策書凡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納嬪妃 三公

以災異免自防始後仲長統昌言仲長覆曰光武皇帝愍數世之失

權忿疆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

鄧氏不受封

災異策免三

仲長統昌言

羊丁... 漢安帝

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至於中世權移外戚寵被近習水旱為災戚
官所致反以策讓三公也讓責至於死免不亦寬哉發明鎮撫中外變
理陰陽固三公職
也豈知是時戚宦用事乃悉歸罪三公可乎為三公者職
思其憂苟不得以行其志蓋亦不待遽逐引身而去可也

錄四謝兩大
任實即收令抵罪行未還宮謝兩大降○十一月徵鄧騰為大將軍
騰在位頗能推進賢士為何熙李
鄧陳禪等弘農楊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
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震騰聞而辟之累遷荆州刺史東萊

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材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
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
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震性公廉上孫常蔬食

步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謂欲令楊震自
為開置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
為

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按震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
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

海白吏子孫
以進曰先生自此升矣○鱸音善魚似蛇黃身黑文
[胡致堂曰]楊震四知之對自古以為名言愚謂天地非惟不可以
二言蓋亦不可以知論也震好學通達清白自持雖辭故人暮夜
之金有不欺暗室之節然為此語則燭理幾於未明矣鄧騰推賢
進能自其美操要之女主擅朝彼貴戚也被其薦者宜有去就之
分豈可苟哉震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一且概

然為騰而起豈獨燭理未明又疑其處人之未精矣
下南湖曰伯起作相史稱其抗直方以臨權在先公道而後身名
遂以諫諍致死此誠匪躬之臣矣其以清白傳後果累業載德繼
踵宰相子曰秉孫曰賜曾孫曰彪皆世守家風為
世所貴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惟關西之楊乎

庚戌四年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為郎鄧騰議欲棄涼州并力北邊曰
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
為然虞詡音許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

上宇勞而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
園陵單外二也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士風壯猛便習兵事羌胡所以
棄涼州不可
策問虞詡
論涼州不
完
衣補猶有所
州
虞詡諫棄涼
州
精善之家有
餘慶
楊震有不欺
暗室之節
楊震處人未
精
自古以為名
人謂之晚
暮

可棄者有三其說何如
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冀在後故也
士民所以推

鋒執銳父死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
庶必引領而怨日中國棄我於夷狄也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饑敝驅
氏羗以為前鋒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三也禹善其言更

集四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
千第為掾以安撫之○以虞詡為朝歌河內長討縣境郡盜平之朝

歌賊窰李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騭以前議惡
虞詡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感問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

不遇槃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樹根之槃互木節之交錯此乃吾立功
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

甚為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不足憂也但兵不厭
權當知權變願寬假濟策勿令有所拘閔自愛止也而已及到官設

以虞詡為朝歌長
事不避難臣之職也
槃根錯節別利器
此吾立功之秋也
兵不厭權
虞詡願假濟策

三科以募以財求壯士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
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此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賞其罪特

夜反赦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
貧人能縫者傭雇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後襟有山市里者吏輒禽

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縣境皆平愚謂有罪不貴者法之正也
錯節之秋非通之以變不能濟也胡以兵不厭權設三科之募而卒

以收功其通變也夫其達權也夫然豈惟是縫裾者權也增寵者亦
權也權不可豫設變不可先圖安得如詡之知權者而與之言兵哉

胡政堂曰虞詡三科所募以常理論之皆王法所當治者取一時
之用平難平之賊譬猶以蠶夷攻蠻夷也又使此三科之人因立
功得以自新一舉而戮利焉若非馬稜知詡之賢寬其轡策使無
拘閔詡亦無以自見矣故世未嘗無才而用之為難鄧騭能薦李

於詡憎而知其善果不易耶
乙卯元初二年四月立貴人閻氏為皇后后性妒忌後宮李氏生

劉友益曰帝即位九年年二十二矣立后之遲未有如
此者而竟得婚卒以亂漢關雎憂在進賢宜矣哉

三科皆王法所當治一舉數利
虞詡通權制
大綱通權
三科以募
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
夜反赦
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
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縣境皆平
錯節之秋非通之以變不能濟也
以收功其通變也夫其達權也夫
權也權不可豫設變不可先圖安
得如詡之知權者而與之言兵哉
胡政堂曰虞詡三科所募以常理論之皆王法所當治者取一時
之用平難平之賊譬猶以蠶夷攻蠻夷也又使此三科之人因立
功得以自新一舉而戮利焉若非馬稜知詡之賢寬其轡策使無
拘閔詡亦無以自見矣故世未嘗無才而用之為難鄧騭能薦李
於詡憎而知其善果不易耶
乙卯元初二年四月立貴人閻氏為皇后
劉友益曰帝即位九年年二十二矣立后之遲未有如此者而竟得婚卒以亂漢關雎憂在進賢宜矣哉

冬遣司馬廣行屯屯三輔虞詡說高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
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以步追之勢不相及莫如罷諸

郡兵令二十人共市一馬共出錢買馬以萬騎之眾逐數千之虜追尾

後掩截其道自窮尚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于丁奚城破之○以

虞詡為武都太守擊羌破之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畧以為武都太

守武都今陝西鞏昌府岐州羌眾數千遮詡於陳倉嶺谷岐州陳倉縣是嶺谷今

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宜揚也請朝須待也到當發羌聞之

乃分鈔音抄奪取也防縣詡因其兵敗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

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

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二百里何也詡曰虜眾多吾兵少

徐行則易為所及也追及速進則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

來迎眾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示也弱吾今示疆勢有不同故也

見弱示驕

兵法自然之勢

萬騎逐千虜

任尚用虞詡之計

虞詡有將帥之畧

宜言上書請兵

虞詡增竈

兩問孫臏滅竈虞詡

增竈何如

見弱示驕

見弱示驕

封遵奉尚

既到郡羌眾攻圍用計掩擊發驪弩買木大破之賊由是敗散一郡

遂安詡在武都相築營壁招還流亡假賑貧任尚鄧遵同破羌遵以

太后從弟詔封為武陽侯

戊午五年任尚與鄧遵爭功檻車徵棄市馬防耿恭同破羌者也徵防而恭下獄鄧遵任尚皆

殺羌者也遵封而尚棄市馬鄧皆賢后而后族之權猶若此當時之公論安在哉

庚申永寧元年三月北匈奴車師共殺漢吏太后聞軍司馬班勇班勇有父風

有父風召問之勇請復置都護屯兵通西域以拒北匈奴於是從勇

議復營兵置副校尉居燉煌雖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入寇河西大

被其害○四月立子保為皇太子以楊震為司徒

壬戌延光元年三月皇太后鄧氏崩帝始親政事帝少號聰明年十歲好學史籍和帝

班勇請通西域拒匈奴

班勇有父風

班勇請通西域

班勇請通西域

班勇請通西域

班勇請通西域

班勇請通西域

杜根逃竄為酒家保

是內寵始盛中常侍江京等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初潁川杜根以帝年已長太后久不還政上書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練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平原成翊世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至是尚書陳忠薦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郎

何至自苦如此

或問根曰往者遇禍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之處避近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為也按鄧氏漢賢后也每聞民饑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以救災厄故雖十載水旱

鄧康遣歸就國

夷侵盜起俾寓內復寧歲仍豐穰亦其勤政之效矣然帝年垂三十久戀大權而畧無還政意鄧康以后族之親慮貽顛覆數數進諫即斥逐就國杜根幾於殞軀翊世為是抵罪迨建光之際鄧氏一門誅竄殆盡嗚呼寵利難居盈滿可畏鄧后之賢胡不慮及此耶

陳忠豫廣帝意

詔舉有道之士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諍慮言事者必多激切致不能容乃上疏豫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

仁君廣山藪之大

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群吏必承風

美聖朝無諱之美

響應爭為切直請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從之○以薛包為

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憎包少出之包已盡于外且入洒掃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非止中其財弟子破產輒復賑給帝聞之徵拜侍中包不拜詔加禮如王

○以耿寶耿貴人兄監羽林車騎封宋楊四子及宦者江京李閏皆為

侯時中常侍樊豐等及王聖帝乳母也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

入宮掖傳通姦路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僂為務方今九德未爭嬖倖充庭王聖賤微得奉聖躬前後賞惠過報

勞苦而外交屬託以辱清朝宜速出阿母聖王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帝不聽○以劉愷為太尉時居延都尉范滂犯賊罪吏議欲

增錮二世劉愷以為春秋之美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今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祥刑之意也詔從之○十一

月復斷大臣行三年上畏初聽大臣行三年喪至是絕五載而又禁之小人初聽大臣行三年喪至是絕五載而又禁之於弊俗禮典廢壞莫此為甚書于冊

春秋所以進人於善

漢安帝

二二

以其陵之思
度臣子

帝王篤化美
俗

江都漢為一
拜

明正乾剛
之位

王冀好才愛
士

牛醫兒

醫魏移日大
陸夫

也 讓之陳忠上疏曰高祖制大臣有寧告之科謝病亦告也寧願墜

下登高北望以其陵之思安帝追尊父曰孝德皇帝母曰孝德后尊陵

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得其所時宦者不便之竟寢忠奏

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者而况毀禮止哀滅其天性乎袁宏曰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為善因其自然而

壬戌延光元年遣宦者及乳母王聖女伯榮詣其陵尚書僕射陳忠

上疏曰昔韓嫣漢武帝辛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易王名

之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嫣常與上同卧起易王入朝詔從獵

從數十騎馳視獸王望見以為天子伏謁道傍馮驩不

見既過王怒為皇太后後以姦聞太后使使賜馮驩死臣願明主嚴

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幾書奏不省○九月

汝南黃憲卒初汝南今河南太守王龔好才愛士以袁閔音為功曹

日功曹引進郡人陳蕃音憲等憲不屈蕃遂就吏憲世貧賤父為牛

醫魏移日大 陸夫 特年十四淑竦然敬異之揖與語

子吾師表

子國有顏子

或良正容見
黃憲

叔度難得而
別

鄙吝復存乎
心

黃憲德量

叔度近在千
頃波

後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師解也既而前至袁閔所問曰子

國有顏子喻黃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邪憲字是時同郡戴良才

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帳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

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觀其人則瞻

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及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

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府屬郭泰字林少游汝南

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泰曰奉高袁閔

之器譬諸汎濫汎音軌字從九無點或作汎誤也濫通作干雖清而

易挹音邑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混之不濁不可量也憲

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之仕憲暫到京師即還年四十八終

布衣也而得書于冊至今使人有嘆仰之心者得非潛德之光不可得而泯沒故耶

黃憲言論曩目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感慕侯

全無德而稱乎德大無能名余曾祖穆侯

封王聖為野
王君
以班勇將六
屯柳中

封王聖為野
王君
以班勇將六
屯柳中

道淺深莫臻其分虛淵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
史臣斷曰范史稱黃叔度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是尚未的
孔氏何等入也及起龜山乃曰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則叔度有德而但去學乎故朱子曰畢竟是資稟好是亦惟以其
德也於是綱目書曰汝南黃憲卒夫憲布衣也而卒書之褒德之
意至矣
朱晦菴曰黃憲之言論風音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至為渾然
見之者有所感于心亦其最高乎使得聖人作成之當居顏氏之
行矣

癸亥二年四月封王聖為野王縣名王聖乳母也自宣帝始推恩阿

封君矣漢治欲○以班勇超為西域長史將其屯柳中縣名北匈奴

與車師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璠

書曰臣在京師亦以為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地乃知棄西域則河

不能自存謹陳三策北虜呼衍王專制西域今以酒泉屬國先擊呼

衍絕其根本發鄯善輪車師上計也置軍司馬出據柳中中計也

文河外咸以河水分流繞收鄯善等大塞此乃下計也朝廷從之乃

以言用屯柳中○以楊震為太尉耿寶薦李閔見於震曰李常侍國

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寧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勅寶

大恨而去閔顯亦薦所就震又不從司空劉受聞而辟之震益見怨

○十二月聘處士周燮為良不至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

深純隱居不仕帝以羔幣聘之燮宗族勸之曰夫修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

國君獨向焉守東崗之陂乎燮曰夫修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

得享乎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

甲子二年二月帝東巡三月還未入宮樊豐令耿寶奏震怨望即遣

使者收震大尉印綬遣歸故郡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

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孽女
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醪而卒太僕來歷曰耿寶傾

張璠上書陳
三策

張璠上書陳
三策

文河外咸以河水分流繞
收鄯善等大塞此乃下計也

以言用屯柳中○以楊震為太尉耿寶薦李閔見於震曰李常侍國

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寧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勅寶

大恨而去閔顯亦薦所就震又不從司空劉受聞而辟之震益見怨

○十二月聘處士周燮為良不至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

深純隱居不仕帝以羔幣聘之燮宗族勸之曰夫修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

國君獨向焉守東崗之陂乎燮曰夫修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

得享乎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

甲子二年二月帝東巡三月還未入宮樊豐令耿寶奏震怨望即遣

使者收震大尉印綬遣歸故郡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

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孽女
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醪而卒太僕來歷曰耿寶傾

楊震不能見

側姦臣傷害忠良禍將至矣

楊震事昏庸之主不能見幾而作其死

清自忠正無出其右

則去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媪而不能動宜夫久矣至是極言

惟恐嘉穀害

九月廢太子保為濟陰王

來歷廷節

今復背之大臣立朝區處國事固得轉轉若此乎歷獨守門連日不肯去

乙丑四年三月帝崩于葉

朝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閹等定策禁中迎濟比惠王

子申貴人子北鄉侯

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

侯薨

九人聚謀於德陽殿迎濟陰王保即皇帝位

誅之遷太后於離宮

康丁國黃龍彭愷孟叔李斐王成張賢史梁馬固土道李正揚柁陳

陰王即位而天下屬於宦

范曄曰孝安雖稱尊尊而權歸鄧氏至乃損徹膳服克念正道

然今日房帷不遠遠始失統歸成陵敵遂復計金綬官承初

也德平中既云哲婦亦世家之素矣

胡致堂曰安帝柔闇不君始則開后如忌殺太子之母而不能保

中官得以順人心使正義扶立所廢而權歸閹尹國無人焉為人

知憂懼而至是耶

中牢禮禮
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祭臣不書此何以書嘉禮賢也故樊豐
皆事後之也水敗而後祀魏徵祿山反而敬而後祀楊震官敗而後祭陳實遠
後祭九齡皆事後之思也詔以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
大鳥葬場葬日有大鳥高丈餘其鳥五色而翼長二丈三集震喪前俯仰流涕
從前葬畢始飛法部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

重刻詳訂世史類編卷之十四

十一代編

漢順帝冲帝質帝桓帝
靈帝廢主

補錄大小
試論表詔
詩策全題

臨淄李純卿 草創 木齋謝 遷 補遺

陽明王守仁 覆詳 鳳洲王世貞 會纂

大蘭李 槃 增修 鐵菴又安之 是正

妙凝蔣方馨 閱訂 賓宇張起鵬 梓行

孝順皇帝 諱保安帝太子也在位十九年而崩壽三十二葬

順陵按謚法慈和徧服曰順○帝即位之初天下想其風

采黃瓊李固之徒相繼登用東京之士於茲盛焉然闔宦

弄權梁氏用事賢人君子不能救漢祚之衰矣

丙寅永建元年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皇太后聞氏崩于離宮○

司隸校尉虞詡彈劾權貴百官側目三公劾詡詡上書自訟曰法禁

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

天下想其風

虞詡上書自

隄防銜轡

庚謂從史魚以尸諫

姓怨窮臣所發舉賊罪非一三公恐為臣所奏遂加誣陷臣將從史

魚死節以尸諫耳衛史魚將死謂其子曰我言蘧伯玉賢不能進彌

聞之君廼用伯玉而退子瑕又按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詔不勝憤乃自繫廷尉

帝赦出之數日遷僕射詔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封恩

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璧玉之性善惡

暇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容容隨眾上下也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

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丁卯二年六月追尊母李氏為恭愍皇后帝母李氏瑩城北帝初不

哀親到葬所更以禮殯葬恭陵北○聘處士樊英以為五官中郎將初南陽樊英少

有學行名著海內隱於壺山在南陽府曾陽縣其山員如大壺形故名之陽前後禮請徵

召皆不赴是歲帝復以策書玄纁備禮徵英待以師傅之禮帝設壇

延問得失英初被詔命眾皆以為必不降志王逸素與英善引古譬喻勸

應對無音集

談者以為失

天下二道出

樊英進退無

所據

隱非君子所

欲

被褐懷玉

清修直士

使就聘及後應對無音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
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
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訾與貫通不訾言無訾量怒萬乘之主及其
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司馬溫公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

欲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

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體以下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務其實

不務其名也若乃孝弟著於家行誼隆於鄉利不苟取仕不苟進

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罰

廉恥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抵毀又

羊丁士... 十一代編 漢順帝 楊厚江夏

李固遺書

聖賢居身所
珍
盛名其實難
副

願先生弘此
遠謨
初至一雪此
言

設壇席猶待
神明

負及不遠千
里

瓊厚既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
以書逆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
賢居身之所珍也語曰峩峩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峩堅硬也皦明白也
也峩峩太堅易為
白易為穢汗皦皦太皦易為
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然毀謗布流者豈非觀聽
望深聲名大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
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爾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香
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上疏
言事上頗採用之

○李固字子邵之子也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謂
不遠千里窺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
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邵子也

以沈景為河
間相
沈景匡正河
間王
沈景周王所
在

辛未六年二月以沈景為河間相河間王政傲狼不奉法帝以待節

史沈景有疆能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主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

贊拜景時也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正服常

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傳

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

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按其罪出冤獄百餘人政遂改節制過

自修○九月起太學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相視怠

散學舍頽敝鞠為園蔬或牧兒蕘豎薪刈其下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宮室

丁南湖曰史謂李固窺覽墳籍為世大儒然則固之為儒也止於
窺覽而已乎夫所謂大儒者莫大於孔子孔子危行言孫以處亂
世微服過宋以避惡人惜乎固未之知也自初舉災異一策以至
議立清河王荒前後書數萬言危烈而處亂之道失矣梁冀弒君
諸惡滔天固既不能引退又故犯其罪而避惡之道失矣此豈知
孔子之所謂儒哉雖然固以忠節扶義而後已則猶能力行孔
氏殺身成仁之訓者也

學舍鞠為園
疏

翟輔請修學園土木翟輔上疏請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

壬申陽嘉元年正月立貴人梁氏為皇后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翟以定僕射胡廣等諫曰侍神任筮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帝從之恭懷皇后弟于梁氏侯商之女選為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句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立以為后○四月

以梁商為執金吾○立孝廉限年課試法書法議也其議何與廉舉孝而限之年且試家法課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昔宣帝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

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今典職百單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苟且也猶言權時莫慮長久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

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帝感其言復申無故去官之禁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

王荆公曰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任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其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固皆當久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遷所任者重則猶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

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疆仕四十疆而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諸生試家法文史課牋奏乃得應選若有茂才異行

如顏淵子奇子奇齊人年登十八齊君使主東阿阿縣大化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久之廣

淵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部以臣充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昔顏淵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罷却之郡守坐免雄公

直精明能審廢真偽決志行之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穎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

敢輕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翟輔請修學園土木

陽以博施為德

寧民之道必在用賢

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

勿移徙

不便終不能行

孝廉限年察舉

限年察舉之法何如

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

孝廉聞一知幾

左雄公直精明

察選多得其人

職代一有

左雄豪世名

徐叔以類于

自方

顏氏舉首見

階

三公上應台

郎頤條宜七

事

袁宏曰古者四十而仕非謂仕必是年也特舉其大限以

為言耳且顏淵子奇職代一有而欲以斯為格不亦偏乎

胡致堂曰雄蹇蹇有王臣之節袁世名鄉也所論守相長更久留

亦善也獨於聖賢之制非但一時可行其言求士之制貴得實才固

其進德之序禮言四十疆而仕者蓋示學者德成可用之時非謂

取人以其為準也徐叔以類于自方固易其言而雜以聞一知十

詰之亦失其義所謂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哉亦以况顏氏明膚

舉首見尾而以難對之問折抑

孝廉又坐舉首曾是以為可乎

癸酉二年正月徵郎頤以為郎中不就上召郎頤問以災異頤上章

曰三公上應台階即泰階也凡六十六符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

之在位競托高虛納累鍾之奉亡天下之憂以此消伏災青典致升

平其可得乎因條便宜七事一園陵火災宜念百姓之勞罷繕修之

役二宜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宜務節約四宜簡出宮女五差寇宜

為備禦六宜令中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考事七宜大蠲法令有所

變更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復上書薦黃瓊李固又

王者之法猶

江河

皇天感物不

為偽動

李固對策

尚書出納

表曲影邪

源清流潔

樹木百枝皆

動

言朝廷因水旱勞心廣為禱祈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

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

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封乳母宋娥為

山陽君帝之立也娥與其謀故封之左洛陽宣德亭地折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

所舉敦樸士使之對策李固對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

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

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若刺史

五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

樹木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足失指也耶夫人君之

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霖潦不能為變政教一立暫遭

凶年不足為憂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

心腹四枝

十一代編 漢順帝

五

憂在心腹之疾

以李固為第一

願忠直

大禁至誠

張衡作渾天儀

張衡著靈憲

周是消變之術

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不然則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憂矣帝覽眾對以李固為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七月太尉龐參免太尉龐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為左右所毀嗣隸乘風猶言乘勢案之參稱疾段恭上疏曰讒邪傷害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也國以賢治君以忠安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遣使視疾致羊酒後竟以災異免○太史令張衡通貫六藝猶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作渾天儀著靈憲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渾天儀即瘠幾玉衡之遺法按張衡靈憲序曰昔有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憲尋緒本元先準之為渾體是為正歲故靈憲作興

甲戌三年五月早上問消變之術周舉對曰陰陽閉隔則水旱成災宜推信章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大官重膳之費慎官人

農者民務

張衡請禁圖讖

畫工好作鬼魅

朱紫無所眩

李固奏記梁

商

事郎中

去貪佞帝曰貪佞者為誰對曰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張衡亦言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擾也願陛下思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衡又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上言圖讖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其欺罔莫之糾禁且律歷封侯九宮大乙取其數以行九宮始於坎宮終於離宮也風角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是也譬猶畫工惡圖大馬而好作鬼魅韓子曰客者問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易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故難鬼魅無形故易也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乙亥四年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龔爵德其立已故榮寵之漢祚寢微實始于此○四月以梁商皇太后為大將軍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李固為從事中郎固以商和柔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曰數年以來災怪屢見孔子曰知者見

十一代編

漢順帝

十一代編

漢順帝

十一代編

漢順帝

十一代編

漢順帝

十一代編

知者見安志

變思形愚者觀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祇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

形明公踵伯成之高

立明公踵伯成之高按莊子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全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于野

不朽之譽豈與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

丙子永和元年冬武陵蠻反初武陵太守言蠻夷率服可增租賦虞

聖王不臣異俗

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

之必有怨叛帝不從至是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

丁丑二年十月帝如長安徵處士法真不至扶風法真博通內外學

郭正稱法真何如

隱居不仕帝欲致之四徵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真名可得聞身難

法真可謂百世之師

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戊寅三年九月詔舉武猛任將帥者初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至是雄

為司隸杖尉舉馮置任將帥置常坐職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進

趙宣子任職厥為司馬

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趙宣子即趙盾為晉正卿韓厥景公

時薦之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

才誤升諸朝不敢呵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

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是時宦官競賣恩勢唯大長秋良賀

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

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秦孝公以時宦者以

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

辛巳六年八月大將軍梁商卒書卒錄以梁冀為大將軍不疑冀之

為河南尹

范曄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地居九浦而能以恩謹自終者乎尚回協天之勢屬雖弱之期而匡朝郵忠未聞上進熱

粹之音載謹人口雖與粟盈門何救阻饑之危永言終制遺命薄非未解尸官蕭尸薄之尤况乃傾側擊亞商遺冀不疑與曹節等為交友傳寵凶顯業美以

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以周舉為諫議大夫初梁商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

周舉清高忠

正周舉可重任

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用之○荊州盜起以李固為刺

李固招弭逆

史固到赦寇盜前黨與之更始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

八使分行州

壬午漢安元年八月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樂巴張綱郭遵劉班分

郡

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

張綱埋輪

下石六百石以下便輒取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洛

李固政為天

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

以張綱代廣

戚蒙恩居阿衡之任阿衡伊尹號也謂保其國如阿平其國如衡而專肆貪叨叨與饕同貪財曰饕

陵太守

縱恣無極仇害忠良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書奏京師震竦時皇

張綱單車之

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杜喬至空州

張綱徑詣

表奏泰山今省入新泰縣屬山東濟南府李固政為天下第一上徵固為將作大

張綱以恩信

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

降賊

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軍壁之門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出拜謁

魚遊釜中

綱譬之日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然為之者非

單州晏然

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

漢順帝

以刑罰相加誠轉禍為福之時也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

得夫何如

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

歸降南州晏然

須臾間爾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

歸降南州晏然

漢順帝

舊章不思故

人

私恩公法

故舊之恩恐

不如此

聖人無意

法

人臣義重執

有君如是何

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峻薊州刺史蘇章膠東相

吳祐章為薊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巡按郡邑日行部欲案其

女賊乃請太守為設酒殺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

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章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薊州刺

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唐仲友曰公義私恩固當並行不相悖然章意蓋欲借以警衆故

善之恩恐不如此又曰故人可喻使之改行可也不可喻勿與飲

可也聖人無意章有意矣噫後世小

人薄於故舊者鮮不以章藉口哉

鄒九峰曰人臣任君之職義重執法補章刺史一州當以執法為

義向使故人或有小過未形良宜規諭今則姦賊昭聞已犯于法

矣可以釋之而使改乎然其情有故誤故從容下飲之間庶幾

得其詳誤或可開釋夫何二天一言真情已畢露矣可以中止乎

哉守法奉公而曲盡反誼章得之

矣唐仲友議其有意不也

吳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巾衣以進其父父得

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自首具談父言祐曰

椽以親故受汗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

欺吳祐遷膠東相政推仁簡以身率民有相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

料行所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闕里重相和解自是爭訟者息吏民不

欺欺

癸未二年曾孝廉為四科前有試家法課箋奏二科矣今復增孝悌

名也書從政為四孝第凡四科之一則孝廉皆虛

甚謙之尚書令黃瓊以左雄所上孝廉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美

羊丁

百篇

漢順帝

仁

所謂觀過知

增孝廉為四

科

手刺當車

神島

感

者良久

詔報太子

來無詔信

何知非

詔報太子

者良久

詔報太子

者良久

者良久

者良久

者良久

者良久

者良久

者良久

者良久

者良久

者良久

者良久

者良久

看舟風水

乘舟操楫

暨墉趾以益其高

為太尉錄尚書事○此月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以梁冀并不疑專政其增修謙節對曰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其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哉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賀善贊曰順帝之篇首書改葬楊震繼書朝太后又書赦虞詡左雄書卻貢珠書起太學書誅張達中常侍書擢周舉皆可紀者帝亦後來之賢主歟

孝冲皇帝 韓炳字曰明順帝太子也在位一年而崩壽二歲

葬懷陵按謚法幼小在位曰冲○梁太后臨朝委任李固

梁冀雖忌尚未害也

乙酉永嘉元年正月帝崩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子縉至京師

皆章帝曾孫蒜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而縉年八歲

謂梁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

霍周勃光之立文宣戒鄧顯立比鄉侯顯之立幼弱冀不從與太后

策禁中迎縉入南宮即皇帝位蒜罷歸國發明冀貪立幼穉違衆獨行其狠復自用之意隱然

見於書法之間○太后委政幸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為惡者

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時除官多不以

次固奏免百餘人此等遂作飛章言固離間近戚自隆友黨冀以白

太后太后不聽

孝質皇帝 諱纘章帝玄孫渤海孝王之子冲帝無嗣梁太后

立之在位一年為梁冀所弒壽九歲葬靜陵按謚法忠正

無邪曰質○帝年少而識梁冀之跋扈可謂有昭帝之風

卒死冀賊之手策免李固漢祚危矣

丙戌本初元年四月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者歲滿試拜官有

天下咸望治平此等遂作飛章

取虐將軍

差自是公卿皆遣子受業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帝少而聰慧嘗

因朝會自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

跋扈猶言疆梁也竹籬也水衣至元作竹籬候魚之入水退小魚猶

留大者跳跋籬扈

冀深惡之使左右置毒於羹餅以進帝苦煩甚召

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羹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

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

推舉詰也待醫議立嗣固與胡廣趙

戒先與冀書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群議今上應天心

下合衆生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乃召百官入議固等及杜喬皆欲

立清河王蒜冀白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即位時年十五

太后猶臨朝聽政

後明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國為無人鳥

李杜忠有餘而識不足李固杜喬諸人忠有餘而識不足不明春秋之義死而無補也

大將軍朱穆穆為梁冀曰願將軍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

遠佞惡為皇帝置師傳宜得小心忠篤之士與之參勸講授又薦

此舉

李杜忠有餘而識不足李固杜喬諸人忠有餘而識不足不明春秋之義死而無補也

葛綰巴等冀不能用

胡致堂曰人臣之罪無加於弑君李固身位上公親聞質帝食餅

腹悶得水可活之言而見梁冀斬不與水之事當即時請太后

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大會庭中

尚食窮問崩故可以立得罪人致于廷尉因而白建明德策

河不崇朝而漢祚復隆大下定矣雖梁冀久握兵權然躬為大

名在弑君出一紙詔書論以逆順衆不救動計不出此方且

號哭比冀策書已立則雖有仲尼之智周公之才亦無及矣吁可歎哉

孝桓皇帝 諱志肅宗曾孫初封蠡吾侯質帝無嗣梁冀立之

在位二十一年而崩壽三十六葬宜陵按謚法克敵服遠

曰桓○是時梁冀雖除五侯肆虐賢人君子思憤激烈卒

成黨錮之禍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是之謂乎

李固計不出此

正色無所固 杜喬朝野倚 望

梁冀殺李固
杜喬

二公精忠勁節

李固杜喬以為與妖賊劉翊反交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冀遂收固下獄死於獄中太后責馬融曰李固之罪成於卿乎冀使人脇杜喬曰早從宜使自引决妻子可得全喬不肯遂收之亦死獄中張氏言李杜二公身其神胡廣趙成輩不趨如冀上也

本固之失與楊震比

明致堂曰李固之失與楊震比又况梁商之賢不及鄧騭而固終身為其從事至于梁冀頑嚚凶暴固尚遲回不夫豈非侍門生故吏可久于位耶雖有昌言至計崎嶇獻納竟無所就以臨危禍忠則忠矣仁則吾不知也

吾儒進退之良規

趙雪航曰那有道則仕無道則卷而懷之定吾儒進退之良規也

孤鳳鳴于眾梟之中

欲扶持下室正如孤鳳鳴于眾梟之中豈能勝惡聲之闖哉先正謂李杜忠有餘而不足諒也

二子之忠毫少慰

丁南湖曰論議常排死節馬遷所以見譏於莊氏也李杜之死君子所深痛也南軒并起筆皆謂其隱忍梁冀之弑逆而不憐其死無乃似馬遷之刻論乎良哉范史特以殺身成仁斷之且贊曰李杜忠魂忠魂合力致主文官抗情伊稷嗚呼斯言一出而二子之忠矣

已丑三年 勸陵 相漢國名今改屬河南確山縣 荀淑卒淑少博學有高行嘗

名賢李固李膺等

皆宗師之在則陵泄事明治爾為神君有子八人

儉親靖壽

並有文爾時人謂之八龍其六曰爽字慈明入言荀氏八

龍慈明無雙穎

命其里曰高陽里取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故更其里曰高陽以旌

表李膺性簡兀無與交接惟以淑為師以同郡陳寔為友爽嘗謁膺

因為之御

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陳寔與

淑齊名嘗謂淑長子紀字元方御車次子諶諶字季方乘孫群

字長文尚幼抱車中至淑家八龍更迭侍左右淑孫或字文若

尚幼抱置膝上太史奏德星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長修德清淨百姓以安及以沛相賦歛違法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

紀謀之子問其父優劣於其祖寔曰元方難為兄言兄弟並

佳蓋兄賢則為弟者鍾皓以篤行稱亦齊名荀淑李膺常嘆曰荀

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膺祖太尉

鍾君至德可師

弟並

鍾瑾慕古退讓

修常言瑾似我家性

瑾母膺之姑也

那有道不廢那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

弟何人無皂

妹妻之膺謂瑾曰弟何太無皂白耶瑾以白皓皓曰國武子好招人

爾道為貴

過以致怨惡今且其時耶必欲保身今家爾道為貴

按龍者聖人之稱荀氏八子蹟

策問荀氏八龍何如

有至行不仕號玄行先生特一隱逸之賢耳爽晚年赴重卓之名未蓋以好名者交相題榜務在私街而黨人之禍自此作俑也

庚寅和平元年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崩○封太將軍冀妻絲壽為襄

城君時絲氏宗親為侍中卿校郡守者十餘人所在怨毒侍御史宋

穆奏記曰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其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

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必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守

宰非其人者冀不納

辛卯元嘉元年正月朔群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

出敕羽林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

張陵敕羽林奪劍

張陵敕羽林奪劍

共輿同舟

將相均休元

冀

未穆奏記深

自罰

申公憲以報

崔寔政論

孝宜明君人

之道

孝宜優於孝

文

政道得失於

斯可蓋

達權救敝之

聖人能與世

推移

一歲俸贖春王正朔萬國會同而冀帶劍徑入無人臣禮罪孰大焉獨陵劾之嘉舉職也而詔以俸贖失刑甚矣百僚

肅然河南尹不疑常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

不以陵不才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十一月

地震詔百官舉獨行守正而不依阿於人之士涿郡舉崔寔請公車稱病不對

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

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知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

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

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靜如筭計見效優

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

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蓋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

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

楚詞聖人不凝滯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

於物而與世推移

十一代編 漢桓帝

緒上古結繩而治如亂秦之餘人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干盾也

斧也舞音所執修闢文教也舞舞于羽而有曲夫熊經鳥伸韓子疏云如熊

攀木而自經類鳥飛空而伸脚斯皆導引神氣以養神也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

度紀之道非續骨之高蓋為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

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與平之梁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梁

美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數

世以來政多恩貸恩寵假貸馭委其轡馬駘其街馱來反街音

馱曰駘古者天子以德法為街勒以百官為轡策故善四牡牡馬也

馭馬者正街勒齊轡策善馭人者一德法正百官馬子所乘

之駕橫犇皇路險傾皇大也方將拊勒鞅軻以救之拊音度以木

也謂馬轡也鞅音堅東豈暇鳴和鸞鸞設於轡清節奏哉昔文帝雖除

肉刑當斬石趾者京市答者往往王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

平也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仲長復姓統名也山陽郡歎曰凡為人

主宜寫一通具首尾置之坐側

司馬溫公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隹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

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

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奸宄得志紀綱不立故隹寔

之論以猛猛一時之任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

斜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

方正學曰隹寔憤時君之柔闇而輕於持論謂凡為治者必以嚴

而治以寬而亂豈理也耶周秦之效夫人所能識也寔不察而亟

稱宣帝之賢夫宣帝苛以為明恐以為斷督責以為能高惠文景

之澤竭矣譬猶服金石恣聲色之人其外雖若未衰而其中之虛

壞已甚至于元帝繼之稍失其術則漢因以衰非元帝之罪也寔

不知此至誣文帝以嚴致平何惑妄之甚哉漢之久而不亡者文

隹寔矯一時之任
斯不易之常道

文帝以嚴致平

為國之法似治身
梁肉治疾

主宜寫一通

癸巳永興元年河溢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叔字公為刺

以朱穆為冀州刺史

太學生請代
抄作

史 劾奏諸郡 官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為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

伊顏化為桀
如

伊顏化為桀

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上
書訟穆曰中宮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饑隸
富於季孫呼喻則令伊顏伊尹化為桀跡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
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振懼天綱之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

計臣願黥首繫趾繫其額而涅以墨曰黥繫結縛也趾足也代穆校作帝乃赦之陶又奏

朱穆中興良
佐

曰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臣聞危非仁不

穆舊貞高絕
俗

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朱穆李膺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

朱李國家柱
石

佐國家之柱臣宜還本朝挾輔王室書奏不省按朱公叔兼資文武

載布衣蔬食家無餘貲在冀州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常著崇厚論以
刺薄絕交論以矯世其匡諫梁冀也惓惓懇懇而不能用其疏除閹
宦也遂至於憤

朱穆有羔羊
之節

楊龜山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議論有足
稱者然以穆之賢而從梁冀之辟烏在其為貞孤哉邕之從董卓

以象

無異於梁冀宜其
不以朱穆為過也

乙未永壽元年秋張奐擊南匈奴左真韃等其於六反左真破降之

羞豪遺負馬與金負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人廐使金如粟不

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貨為羗所患苦及真正身潔

已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丙寅二年泰山琅邪賊公孫舉等聚眾至三萬人破壞郡縣連年討

之不能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司徒掾穎川韓詔為羗長泰山郡羗

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羗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界詔開倉賑之主

者爭謂不可詔曰長活諸望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

知詔名德竟無所坐詔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所至以

德政稱特人謂之穎川四長

穎川四長

以羗詔為羗
長

韓詔明倉賑
饑

丁南朝曰韓仲黃之為羗長散群盜賑流民信有德政矣載考荀
季和初對策而斥梁冀即棄官而歸親友鍾季明議二兄而不肯

羊丁廿五

十一代

十五

仕歷九疇而不樂就陳仲子以公平率閭里以清靜治郡邑釋楊
吏之私讐而遠近嘆服遂遷其父喪而賢仁倚賴范史以此四
人同傳其類亦當哉

劉陶諫錢

丁酉三年蝗或言民貧宜請大錢劉陶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
乎民饑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
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遂不改錢

戊戌延熹元年以張奐為北中郎將匈奴烏桓燒軍門屯赤坑烟火
相望兵衆大恐奐安坐帷中講誦自若潛誘烏桓使斬匈奴屠各
別種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已亥二年七月皇后梁氏崩梁后持妹兄勢奢寵妬忌寵衰無子官
人皆言其得命者蓋疏之憂志而崩

○梁太后之梁氏多矣若孝順后之梁氏多矣 ○八乃大將軍梁冀伏誅書伏誅而不夫
其官僅執實憲
同科而不與莽卓比黃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尚
者譏漢人之失賊也
公主者三人其餘鄉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

生惟誦誦自
若

律作外戚
成

作外戚箴以諷冀冀怒琦曰管仲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乃設書過之
更今將軍不能結納忠貞以救禍敗反欲鉗士口蔽主聽使馬鹿易
形乎冀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
帝既不平之又遣客刺殺議郎鄧尊帝大怒乃與中常侍單超徐璜
等定議誅之帝齧超臂出血為盟使瑗等將兵圍冀第冀及妻壽皆
自殺百姓莫不稱慶封單超等五人為縣侯世謂之五侯胡廣韓演
孫朗皆坐

阿附免為庶人故吏賓客免出者三百餘人○梁冀之死桓帝特以
恣橫怒而殺之爾非能討有罪而正王誅也當梁冀擅權之時漢朝
諸人益亦糾舉本初鴆毒之禍顯明大義討其不赦之罪
庶幾討賊之義暴白於天下而當時則弗暇也吁可歎哉

明氏曰孝和除實憲孫程踰濟陰桓帝治梁冀三大事皆皆自中
官三公雖尊無所預謀尚書雖要莫得措手天子既倚之去其害
已者又有援立之恩雖不舉國而聽焉其勢亦不得已矣西漢顧
覆禍起母家光武中興抑制外戚曾未數世和熹專朝皆不以接
公卿而任用黃門遂基末流之禍若若若法

三代委任宰相使政出朝廷豈至是哉
林天台曰梁冀利桓帝幼弱得以肆志選欲乃卒立烏為呼孰知
所以族誅其家者乃幼弱之桓帝也哉使當時冀從人望立清河

王以奉漢祀盡忠之節以事之其為漢之
功臣且將百世祀矣豈至一日無憾頌哉

以黃髮為太尉

立貴人鄧氏為皇后追廢梁后為貴人○以大司農黃瓊為太尉是

天下想望異

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迨變自居公位乃舉秦州郡素行貪汙

范滂少勵清

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稱之瓊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為州

節

里所服嘗為清詔使察察冀州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

慨然有澄清

之志守令颯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滂奉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

天下之志

責滂所劾很多對曰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

去草嘉穀必

若臣言有二其受顯戮尚書不能詰○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

微五處士不

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闓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帝悉以安車玄

徐穉非力不

纒車以蒲果故安備禮徵之皆不至徐穉家貧嘗自耕稼非其力不

食

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不起穉以禮請署功曹時蕃為穉既

陳蕃下榻

謁而退蕃性方峻端方不接賓客唯穉來時設一榻去則廢之穉與

兄弟同

二弟仲海季江俱孝友共被而寢嘗遇盜兄弟爭死盜兩釋之閱

于祿求進以

苦身修節以耕學為業者隱居講授曇繼母酷烈能奉之謹帝又

行志

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

魏桓三不可

官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

魏桓隱身不

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梁

李雲露布上

雖誅而姦倖充斥此豈可為之時請
賢不至官矣列序言之請時也○帝既誅梁冀權勢專歸宦官

禮象身事雲

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雲布不移副三府剛

李雲三不識情

本上三有曰帝者帝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誦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

身之義

是帝欲不誦乎帝怒遣雲送獄弘農郡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罪上

其難焉

書願與雲同死帝忿怒并下之獄俱死獄中

代備

漢桓帝

以單超為車騎將軍

十月以宦者單超為車騎將軍宦者為將軍自桓帝始且以見車騎之職非其人也○十月以

拜委廷五官中郎將

爰延為五官中郎將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主五官郎凡郎官者主更直執金節衛諸殿門帝從容

陳蕃任事則

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

待中面稱朕

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待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拜

天子動靜以

五官中郎將會客星經帝座帝密以問延延曰天子動靜以禮則星

辰順序意有邪辟則災度錯違陛下以鄧禹世有龍潛之信謂桓帝封龜吾侯時與鄧禹世有舊契封侯引見與之對博局戲也有虧尊嚴惟陛下遠邊諛之

人納寒寒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稱疾免歸丁南湖曰人臣諫君貴乎善為

帝罷鄧禹之失信乎其善也辭矣

庚子三年正月詔求太尉子固後固第三子燮固死時年十一姊文姬同郡趙伯

謀豫匿之得免於難文姬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

人

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沒其在君矣成乃得燮乘車來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為酒家傭也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既誅燮乃還鄉里燮從成受學酒家異之意非常人以女妻燮後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為設上賓之出祠焉燮後拜議郎為人亦中正

空

辛丑四年九月以大鴻臚劉寵為司空寵嘗為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治後為將作屬山陰縣與府有五六老叟自若

耶名山谷間出人齎百錢送寵曰自明府下車以來徇不夜吹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

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為去聲人謂每一人也授之江後人以

為錢清江○冬諸羗復反遣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羗慕規威信相

勸降者十餘萬

壬寅五年十月上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

陳蕃讓校獵

十一代編 漢桓帝

遊改宜有節况今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與馬之觀乎且時當種麥豈可勞民書奏不省

甲辰七年二月於鄉侯黃瓊卒諡曰忠四方名士會葬者七千人徐穉

置生解墓前

至進爵哀哭置生芻草也詩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此取義也墓前而去諸名士曰此必

南州高士

南州高士徐孺子字稚也使陳留茅容追及之為沽酒市肉禕為飲食

問國事不答

問國事不答問稼穡乃答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孺

子其失人乎

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不然孺子之為人清潔高廉饑不可得食

寒不可得衣而為季偉

寒不可得衣而為季偉其不容飲食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

答國事者是其愚不可及也

答國事者是其愚不可及也○郭泰博學善談論初遊雒陽時人莫

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

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言因以通介使見也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相見

曰吾見多士矣未有如郭林宗字泰者也其聰識通朗高雅客博今之

符融見膺

與

華夏鮮見其儔遂為交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

河上車數千兩膺與泰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焉

李郭仙舟

一榻一舟之

觀

李膺徐穉

郭泰何如

二子有退無

類

林宗獎訓士

避雨危坐

殺雞食母

草蔬與客同

飯

如此乃我友

丁南湖曰東漢之黨蓋若子以同道為朋也然陳蕃李膺知進不知退徐穉郭泰知退不知進是不同道矣而向一榻之情一舟之誼若是其同乎穉之言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泰之言曰吾夜觀乾象畫察人事天之所發不可支矣此二子所以有退無進而得免於黨禍也言怪穉於下極之時何不以此言諫蕃泰於同舟之際亦何不以此言諫膺而卒使蕃膺輕生嗜進以陷大謬耶或禕泰之失策則於知已而廢則德之責或蕃膺之取平一舟一榻之誇高也於至友而棄同心之言是矣取平一舟一榻之誇高也

秦字林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周遊郡國謝承書曰泰之所名人品致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之陳國則親魏德公人汝南則交黃叔度茅容年四餘耕於野與等

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夷字也踞容獨危坐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食母餘半皮置皮板為器以藏物謂以自以草祀蔬與客同飯泰曰卿賢甚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鉅鹿孟敏荷甕墮地不顧而去泰

見問之句曰既已破矣視之何益泰知其德性有分决亦勸令遊學

遂知名當世其餘因泰焚進成名者甚眾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

人滂曰隱不違親今子推之類也公賞從二者不及子推推與母俱隱至死不出所謂不違親也貞不絕

俗柳下惠之類由由然與之語而不自失援而止之而止正不絕俗之事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

不知其他泰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

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

輝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挺栖不違寧處泰感

悟曰謹拜斯言以為師表濟陰黃允以雋才知名泰見而謂曰卿高

才絕人足成偉器然當深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

范曄曰莊周有言人清則外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決由難後故親厚之性說於情貌則替之器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剛性時有玉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享時晦海

惟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黃允與晉文經恃其才智徵辟不就託言療疾京師符駮謂李膺曰

孟岐隨甄不
郭林宗何如
人
林宗隱不違
親
郭泰不仕

徐輝以書戒
郭泰
謹拜斯言以
為師表
黃允雋才知
名
林宗雅俗無
所失
墨孟之徒不
能絕

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

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如見黃允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

遺其妻妻請大會宗親數允罪惡而去允由是廢陳留仇香志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

為蒲亭長在陳留郡老城縣漢因秦大率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

香告元不孝香到元家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為

孝子考城今改縣令王奐署香為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

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左傳至孫行父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香曰以

為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為也奐曰以棘之林根似楡周禮曰楡踰淮

叢生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俸資香資助香道使

入太學郭泰符融齋刺謁之因留宿明曰泰拜之曰君泰之師非泰

之友也

乙巳八年廢皇后鄧氏幽殺之非多內豎豎氏歸之廢送暴室以廢

死○蔡按孝桓后之鄧氏不如孝和

泰師非泰友

郭符齋刺留

百里非大賢

所植

根棘非鸞鳳

化陳元不罰而

二子以豪傑
自置
得婿如是足
仇香志行純
嘿

泰師非泰友
郭符齋刺留
百里非大賢
所植
根棘非鸞鳳
化陳元不罰而

楊秉有大臣節后之鄧氏多矣○五月太尉秉卒秉清白忠貞自黃瓊以來三公如楊秉劉

寵皆人望秉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以陳蕃為太

尉讓於胡廣王楊李膺不許賜嘗為南陽太守奮揚威猛大姓有犯

或使吏發屋伐樹埋井夷竈功曹張敬諫曰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

欲懲惡難以遠聞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化人在德不在刑暢深納其

言更崇寬政教化大行○立貴人竇氏為皇后竇融之女孫○李膺

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

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謂次壁也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維

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不敢出宮省帝

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頽弛而膺獨持

風裁風者雷厲風飛以警之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云○徵東海相劉寬文為書令寬歷典三郡温仁多恕雖在倉

楊秉有大臣

三公皆人望

楊秉三不惑

王暢發屋伐

化人在德不

在刑

以李膺為司

隸校尉

李膺破柱

李膺獨持風

登龍門

以劉寬為尚

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每

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皆悅而化之後漢書

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上息亭傳引

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人感德與行日有所化

南朝曰寬嚴相濟治民之常道也劉文饒於吏民有過蒲鞭示

辱似矣然吏奸民而槩以此施之不亦長其惡耶若慰以農里之

言而勉以孝弟之訓則是循良

德政善醫漢氏之衰厥者也

丙午九年正月朔日食詔舉至孝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

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

源也眾禮之中婚禮為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

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臣竊聞後官采女六千侍

聖人見天地

之中

禮者興福祥

之本

此誠國家之

大福也詔拜中郎○以皇甫規為度遠將軍帝

以皇甫規為置度遠將軍屯五原塞以拒南匈奴規欲求退數上病猶言不見聽會及人喪至規越

界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當急舉奏芳曰

威明皇甫規字欲避第仕塗規意欲退歸第宅避仕宦之途也故激發我耳吾當為朝廷

愛才何能中此子計邪無所問○四月河水清平原襄楷上疏曰臣

聞皇天不言以象設教自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清河當濁而

反清者陰欲為陽侯欲為帝也唯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

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

子書之以為異也○七月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瓚捕司隸

校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黨錮諸君子予之者

校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黨錮諸君子予之者

亦不得其分初帝為蠶吾侯受學於甘陵今改為清河縣屬直隸廣平府周福及即

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

房植有名當朝

其答諸君子分受策免而皆具其官皆所以甚帝也然二百餘人書曰部黨則諸君子受其咎矣

規矩房伯武房植字因師獲印周仲進周福字二家負客互相譏揣

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

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晁音為功曹皆委

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二郡為之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

南陽宗資主畫諾備員也南陽太守岑公孝字弘農成瑨但坐嘯

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字不長疆禦陳仲舉字天下俊

秀王叔茂字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

貶議屣履不躡到門按房周履客不遇學舍中議謂戲笑之語豈知

最是互相譏議妄分○大賈張汎宛恃後宮中官用勢縱橫岑晁勸

成瑨叔捕既而遇赦瑨竟誅之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冤官因緣潛

訴瑨帝大怒殺下獄瑨竟死獄中陸迷竄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

不

買彪閉門不

買彪閉門不

買彪閉門不

買彪閉門不

賈彪為新息長

不納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字以要君致蒙自遺其咎吾

可容隱之乎時竟獲免○賈彪嘗為新息長今息州是小民貧困多不養

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比有婦人殺子者

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教官屬也謂欲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

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

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之所生也皆名之為賈丁南

賈偉節先不恐於一邑之胎產故不恐於天下之名賢由是獨說實

武霍請訟黨人之悅其善行者乎此太學三萬餘人所以推之為首

而與郭泰○河南張成善風角角隅也謂候四方四推占當赦教子

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成

素以方技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

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其為部黨誹訕朝廷於是天子震怒

逮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

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也

不肯平署連署也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北寺獄屬

辭所連及杜密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

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持乃自往請囚范

滂至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皇陶滂曰臯陶古之直臣知滂無

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眾人出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

諫帝諱其言切言大切直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當否塞之時君子

兇乃欲以一費之微力障類波橫流之

而馴致禍害之大不徒禍其一身一衣而且延及天下之廣一

以傾人國家者往往假其為名一其其

子萬世

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遠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

與黨人

張成風角

賈父所生

驅車北行

海內人譽

忠公之

不肯平署

連署也

帝愈怒

遂下膺

等於黃門

北寺獄

屬

辭所連

及陳翔

及陳寔

范滂

之徒

二百餘

人或逃

遁不獲

皆懸

金購募

使者四

出相望

陳寔曰

吾不就

十一代編

漢書

卷

耻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輪
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延建五年下皇甫規獄張鳳是為
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

朝廷知而不問
威明西川豪傑

丁南湖曰臣前薦明自謂西川豪傑其直事張奐子自薦以手差
虜忠且勇也對策而刺策其剛且直也舉張奐以代已繼解且讓
也史稱其功成於戎狄而
身全於邦家良有以法

李杜名行相
劉勝閉明掃

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請之李杜為北海相去官還家每謁
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告歸鄉里閉門掃軌執車轍也閉
除轍迹示不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李陵勝之清高士公卿

劉勝自同寒
劉勝人品

多舉之者密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
隱情惜已自同寒蟬寒蟬聲寂無聲喻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

劉勝自同寒
劉勝人品

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
亦萬分之一乎豈慚服待之彌厚○以竇武為城門校尉武后父在

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而已得兩宮賞賜
悉散與太學諸生及旬施於貧民由是眾譽歸之
丁未永康元年六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陳蕃既免朝廷震栗
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
校尉竇武尚書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近者奸臣牢修造設黨議
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遺考選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數驗膺
等建忠抗節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稷名棄姓姬氏高音肩姓子也

賈彪解黨
賈武中故黨

王之子而虛為奸臣賊子所誣惟陛下留神澄省書奏霍諝亦為
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謂

惡惡同其清

如何滂曰仲尼有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向其清
惡惡同其汗謂王政之所願歸不區更以為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

惡惡同其清

惡惡同其汗謂王政之所願歸不區更以為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

惡惡同其清

惡惡同其汗謂王政之所願歸不區更以為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

願埋首陽山

側

危涉不鬼矣

齊

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首陽山在山西平陽府蒲州側上不

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愆然為之改容乃得遂解桎梏李膺等又引

宦官子舍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赦黨人二百餘人放歸田

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謂禁止錮塞其仕進之路使不得復用也

趙雪航曰一時黨人互相標榜以高抗一世謂諸嚴切固未合中道然皆懷疾惡之心不忍小人之朋奸黨政傾覆國家相與肆為高論以扶持世道原其本心非盡私邪也人君聞其言而反之已於身心國政未必無補奈信任小人之言一切以為非務真之於法而又禁錮終身使賢人君子鬱結而不得自伸是豈有道之世哉

范滂往候霍諤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叔向

名勝姓羊舌氏春秋晉公族也祁奚姓名晉大夫也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晉執政范宣子殺栾盈之黨叔虎與焉宣子并囚叔向祁奚聞之見宣子曰歸屍而禹與奈何以虎而棄社稷宣子說以言諸平公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免焉謂言祁奚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不告謝祁奚即往朝君明不為已也滂南歸汝南今汝南府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滂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

禍也遂遁還鄉里○初詔書下舉鉤黨舉劾也鉤黨者相鉤引其黨與也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惟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從事中都官也主察舉百官犯法者坐傳舍責曰詔書疾惡黨人青州六郡其五有黨乎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五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

丁南湖曰君子於黨錮諸賢褒之則以其公忠貶之則以其矯激史公謙全平原之黨而活千人之命其公忠可尚也抗侯覽之囑書而幾遭棄市之慘其矯激可憐哉竇武所薦楊喬容儀偉麗數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觀其固辭帝子而不知喬可憐也○十二月丁丑帝崩竇太后臨朝城門校尉竇武定策中迎河間王曾孫宏立之時年十二

史弼獨無所

上

何治而得獨

平原自無

無

楊喬不妻帝

女

桓之所以為桓

賀善曰桓帝即位二十二年自延熹二年前所書多為梁冀二年以後所書多為宦閣其餘自書災變邊事外非報私恩則事遊畋急征歛凡三立后兩不食死雖嘗三以震食舉賢一徵處士往往皆具文其壞諸淫祀若有見者然再祀老子則亦偶然而已此桓之所以為桓也

胡致堂曰桓帝所厚者中官所說者女寵惟此兩途耳冀固以恣橫取怒而誅亦豈為宗社計哉爰延中主之對謂帝可與為善然陳蕃忠言屢進十不納一中常侍黃門放縱自如安得言陳蕃任事則治也

孝靈皇帝 諱宏章帝之孫解瀆亭侯萇之子也桓帝無子竇

太后立之在位二十二年而崩壽三十四葬文陵按諡法亂而不損曰靈○是時宦官之禍毒流縉紳忠臣義士駢首就戮不免召外兵以除內難於是虺蜴雖除而虎狼入室矣

戊申建寧元年正月以竇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太傅與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錄定策功封竇武為關喜侯定策功也盧植說武曰足

以竇武為關喜侯

下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皆以為功夫同宗相後以次建之何勲

之有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武能聽盧植之言推而弗居猶或庶幾乃不能辭則亦不足貴

矣故下書封陳蕃不植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

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封陳蕃為高陽

鄉侯不受太后以蕃舊德特封之蕃固辭不受○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

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

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其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

不延頸延引舒頸想望太平而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誣事

太后太后信之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

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會有日

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元帝時宦官石顯誣諸望之飲鴆自殺况今石

顯數十輩乎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誅曹節等

善蕃所以愧武

盧植剛毅有大節

侍講未嘗轉盼

陳寶同心戮力以獎王室

延頸想望太平

陳蕃以手推席而起

望之困一石顯

此曹何復考

曹節賜使尚書作詔板

太后猶豫未忍武收宦官考問蕃曰此曹子曹節召尚書脅使作詔

板木簡為之長尺一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捕收武等陳蕃聞難將官屬諸

生並拔刃突入尚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

竇氏不道耶甫使劔士收蕃送北寺獄即日殺之時張奐徵還節等

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使奐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出與奐

合圍武使將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於是武

軍散盡武自殺遂遷皇太后於南宮蕃武之忠在於為國不幸二人忠有餘而謀不足一跌不收漢

亦以亡於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後遷張奐為大司農封侯奐

惜哉深病為節等所賣固辭不受

張奐辭封

楊龜山曰曹節王甫操弄神器固人下所同疾竇武以至親操重柄招延耆德相與協謀勦除奸凶其勢易矣然而身敗功頽貽國

竇武幾事不密

張奐北州人

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武不能乘機決策收為己用而乃遲回達旦使逆賊得以欺奐而使之豈不惜哉

其人失

陳蕃位上公竇武木兵柄同心協力請治閹尹而不能

竇武協力請治宦官而自罹其禍胡氏謂有八失可得聞歟

陳蕃公忠而短於才術

胡致堂曰陳蕃位上公竇武木兵柄同心協力請治閹尹而不能

勝何也竇武貪援立之功一家四侯其失一也雖徵賢才列於朝廷而司隸校尉河南尹未有署置二失也中官罪惡顯著者可廢

可除自餘慰安之孰不畏服而欲悉去之三失也太后猶豫未忍

此事幾也宜及時建白請御殿閉宮省門衛迅速捕而武曾不

決四失也既收鄭颯不即行刑而送北寺獄五失也曹節王甫復

為元惡必待鄭颯詞連然後奏收六失也外廷新立內豎膠固既

與為敵乃使人納奏已出府宿七失也兵柄在手素不為備事已

敗露乃始召兵八失也至於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拔刃入尚書

門欲何為耶以此觀之陳蕃公忠而短於才術竇武無足稱矣

方正學曰宦官擅政天下所同惡也陳蕃及同謀之士天下所稱以為賢者也以天下之賢而誅天下之惡宜乎事之成可以萬全而卒不成者以恃其可成而忽之也宦官之威行於中外久矣其根榦盤結宮省甚固為誅之之計當使策謀預定於外一旦會在廷之臣白太后及帝縛而夷之使之不暇生變拱手伏辜則不盈朝而大患去矣今武謀至數月始發言於太后者再三而蕃復上疏陳其罪惡請太后宣示左右及攻其同黨不嚴為之備而從容歸府使宦豎得發密奏劫帝為變其失計不已甚乎執犬於牢猶恐其噬况節甫宮省久吏易可謀誅之而不為備哉遂使太后變遷身七家咸賢士戮殺殆盡而漢隨以亡其志雖忠其才不足以稱矣

已酉二年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雷雨雹詔公卿言事謝弼上封

劉寵斷斷守善

事曰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太尉司徒司空太傅惟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

士大夫皆高尚其道

致寇之人可因災異並皆罷黜左右惡之以他罪收掠死於獄○十月復治鉤黨殺

三君一世所宗

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膺以廢錮猶書前司隸者廢不以初李罪故也廢猶不予而况於殺之乎

顧厨俊

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汗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

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與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

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

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暉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及

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漢猶引也宗謂所宗仰也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毋班

母音無其先本陳胡公之後公子完奔齊遂有齊國

齊宣王母弟封母鄉遠本胡公近取母邑故以為氏

秦周蕃嚮王章

為八厨厨音皮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實用事復舉拔膺等陳

氏覽以部黨誣張儉

實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為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詔刊章如今板榜捕儉等曹節因此諷有

司奏治諸鉤黨者謂相鉤按以為黨也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鉤黨

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欲為

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

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

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為膺

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

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

李膺事不辭難景顧不及於

豈可漏脫名籍景毅自表免

范曄曰李膺振拔汗險之中蘊義生風鼓動流俗激素行以砥威權立廉尚以震貴勢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慨波蕩而從之幽深牢

破空族而不顧至于子仗其死而母歎其義壯矣哉

李膺鼓動流俗

汝南督郵督郵官名吳道受詔捕范滂至征羌縣名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

吳道拘詔伏牀而泣

泣一縣不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

一縣不知所為

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

范滂自詣獄

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李膺杜密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

何敢以罪累君

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

李杜齊名范滂遺教囑

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

郭泰知漢室之亡

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

郭泰不為危言激論

之死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殄盡瘁病也漢室滅矣但未

郭泰不為危言激論

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爾詩正月篇註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將被

郭泰不為危言激論

于誰之屋也知其將止樓泰雖好臧否人物而不為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

郭泰不為危言激論

禍不及焉周德恭曰小人欲空人之國非誣以明黨則不足盡賢人

郭泰不為危言激論

之類漢室至是固已亡矣然滂儉等不得列書于冊者此

郭泰不為危言激論

賢之意耳

郭泰不為危言激論

諸賢之意耳

張儉

王若溪曰孝極昏昧信寺人之請誣枉諸賢為黨人何非實武靈

張儉

請申救之切諸公此時不免於刑既歸田里蓋盤桓林泉憂游幸

張儉

歲豈不美乎及靈帝即位蕃庶起為太尉李膺等仍列丁朝未幾

張儉

陳膏一公為王甫曹節所殺時世大變有識者寒心宜高飛遠舉

張儉

以避其禍矣諸賢猶悅俊顧及國之美稱殊不思奸邪媚嫉者厭

張儉

此清高之名士也及甫節奏為鈞黨下郡考治諸名士皆被其禍

張儉

累及親朋身亡家破矣先正有曰亦有道其言足以與邪無道其

張儉

默足以容別可峻行危言非許朝廷欲救橫衰之弊豈徒虎狼之

張儉

吻此諸賢志弘慮淺

孔褒一門爭

死

一門爭死

何如

張儉闔門一

事

掌地江河

夏馥名

事世儉亾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褒

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安當其辜一門爭

死愚謂孔融不告其母不待其兄而自置儉以召家門之禍其死有

非習俗移人雖婦人亦以輕生為尚耶邵縣疑不能決乃上獄之上奏書獄詔獨坐

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後為少府衛尉闔門懸車卒年八十四

先曄曰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李布逃亾朱家甘罪張儉頭沛假

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為之主至乃損城委爵破

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

欲獨埋寒也江河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

丁南湖曰黨人所以為賢以其義氣之相許患難之相共也而張

儉何獨不然哉儉之亾命固迫若能如魏朗世勲之自段是亦為

勇能如夏馥何顯之深遁是亦為智夫何鼠竄偷牛望門投止其

所經歷伏重誅者若孔褒輩已十數矣連引收考者徧天下矣儉

顧於黨禁既解有還鄉之樂有少南衛尉之榮有闔門懸車之安

嗚呼人皆為我死而我獨生有義氣者安乎哉此黨人所以不皆

也賢

夏馥聞張儉亾命歎曰寧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

以生焉乃自剪髮變形入林慮山中慮音問林慮山在隱姓名為治

家傭馥視突埋炭人無知者其弟靜載帶帛追餉之馥不受曰弟柰

何載禍相餉乎黨禁未解而卒○袁閔少有操行以耕學為業見時

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太尉袁安子敞孫湯湯子成達俱為三公是常

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

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及黨事起閔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忍去乃

築土室四周於廷不為戶自牖納飲食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

掩門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于土室袁氏富盛子弟驕

不染黨錮之禍其見幾之智諒哉但母設不為制

服設位冠至誦經不移宜時人有狂生之誦也○初范滂等非許

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屈折股節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

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蟠在家例致書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

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尊先驅蟠音惠能擗竹也擗竹也擗行如燕昭卒有

王擗等先驅請列弟子而受業

前於後形

載禍相餉

此即晉之三

袁閔工手

太本學處士

獨歎曰

擗竹也

王擗等

先驅請

列弟子

而受業

卒有

漢書

十一代

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陽間因櫛為屋自同傭人二
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愚謂東漢之世光武之

春夏之候也照章繼作則刈而為秋矣桓靈不君奄宦熾虐黨錮諸賢顛夷摧折至於隕登喪氣覆家亡宗其大冬嚴雪生意索然者乎

郭林宗聞之移檄申屠蟠感之浩歎嗟嗟千載下猶令人嗚咽而不平也良可悼哉

司馬溫公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禍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否臧人物激濁揚清除蛇虺之頭虜虎狼之尾以致身彼濫刑禍及朋友十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

初中常待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舉至而名士無往者讓耻之
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

黃勉齋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為善類賴以全活者甚眾前輩亦以為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為法使東漢善類盡為宦官所殺世亦何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屬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阱者也

直須見得分

孝明至孝惻

禮有煩而不

可省

聖人制禮專

於廟享

辛亥四年正月帝謁原陵光武所葬也蔡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

謁原陵夜夢先帝太胡氏曰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

七月立貴人宋氏為皇后

壬子熹平元年三月太傅胡廣卒年八十二廣周流四公初履司空再作司徒

三登太尉四為太傅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所辟天下名士與故更陳

蕃李成並為三司練達故事明解曉也朝章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

伯始胡廣字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謹愨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

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

大臣為國柱

游默齋曰大臣為國柱石處天下危疑之際當以安國家定社稷為己任盡忠竭力生死以之可也若胡廣者歷事六帝周流四公

大臣以安國
家定社稷為
五任

春倚最重而乃依阿取容於權臣豈之間無所
正教甚者定策大義亦由從業冀荷焉用彼相哉

皇太后竇氏崩曹節王甫等欲別葬太后詔公卿會議太尉李咸時

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擣椒為末而自隨者欲以毒塞口而死也椒味辛有毒謂妻子曰若皇

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莫肯先言廷尉陳球曰

皇太后以盛德母臨天下遭時不造援立聖明因遇大獄遷居空宮

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李咸曰臣誠與意合

於是公卿皆從球議以為宜合葬宣陵帝從之

甲寅三年十一月吳郡司馬孫堅討許生殺之會稽妖賊許生稱帝堅召募精勇得千餘人

乙卯四年三月詔諸生正五經文字命議長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

上之刻石立于大學門外魏五經于石碑始立觀熒焉者車乘日千餘兩

丁南湖曰書非儒不專儒非書不學故秦政坑儒焚書蓋儒與書必相廢也夫書莫大於五經漢

石渠閣明帝置五經師章帝置五經白虎觀四帝崇用儒生而經學大顯矣至於靈帝黨禍始興名儒以文章可以疎而科第之士略買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故為此石刻以參檢之嗚呼

漢氏尊經之道一朝矣可為四帝一長嘆哉可為斯文一太息哉

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

相監臨謂不得交互為官也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

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幽冀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闕職經時吏

民延屬而三府選舉云避三互十一州省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

之士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兩州懸空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昔舊安

國起自途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

繫以未制乎臣願蠲除近禁不從

司馬溫公曰明王之政謹擇忠良而任之中外之臣無所阿附法

制不煩而天下大治及其衰也有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

防閑益密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矣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

豺虎暴殄蒸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

煩明王法制不

煩

漢靈帝

漢氏尊經之道一朝矣可為四帝一長嘆哉可為斯文一太息哉

蔡邕請除三互法

選舉避三互

明王法制不煩

而深可為戒哉

曹鸞甲理竟人

丙辰五年永昌太守

永昌郡名今屬雲南道

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者年滿

德或衣冠英賢皆宜殿眩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

泥災異水旱皆由於斯帝省奏大怒即詔收鸞下獄掠殺之於是更

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及五屬屬族也謂

大功小功總麻五服內之親

丁巳六年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桓帝陵墓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

子舍人蔡邕上疏曰虛偽小人本非骨肉群聚山陵假名稱孝義無

所依至於姦軌之人通容其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

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乃悉改為丞

尉

丁酉

曰天子子孫豈他人所得而冒稱耶冒稱者亂賊也故冒稱者孝昭新之君稱子與者光武斬之此漢家自有制度

趙苞稟母全

十月鮮卑寇遼西郡太守趙苞破之苞為遼西太守到官遣使迎母

道經柳城值鮮卑入塞寇鈔劫質苞母載以擊郡苞出戰賊出母示

苞苞悲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

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責母曰人各有命何得

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戰破賊其母為賊所害苞歸葬訖謂

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此有何面目立

於天下遂嘔血而死趙苞急於王事遂至不能全其母故即嘔血而死

趙苞急於王事

程子曰以若城與盜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殺乎

趙苞善守官

方正學曰苞善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君固有重於親者親亦有重於君者使守一城而君在焉城存則君存城亡則君亡寇雖劫毋以脅降吾蓋死以存君可也苞之所守者漢之君侍此以為存

公乎亦不過上地而已固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况鮮卑者

義者合道而
宜人心

多而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誘其質勞而攻城也所欲得者皆財耳能出數十萬路之而以母為請彼樂得吾之利未必不從者也苟利未足盈其心彼雖得吾城吾徐以計勝之又未必失君之土地者乎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雖可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况一城乎義者合乎道而宜乎人心之謂也不可以固而不知變也棄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其非義則一然不若棄母之愈甚也惟其輕重彼上不失親夫不失職惟達於義者能之惜乎苞之不足以及此也

鴻都門學

戊午光和元年二月置鴻都門學

鴻都漢門名靈帝於門內置學以教養諸生書法書議也置學美事

也則何譏以諸生出辟舉往往多無行趨勢之流其所取者文賦尺牘下至鳥篆果何益於教化哉其諸生皆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人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

君子皆耻與列焉○以張顛中常侍弟為太尉唐珍中常侍衡弟也張顛中常侍奉弟也司空

七君子皆耻與列

大尉皆若人而論道經邦之事業可知矣○四月侍中寺唯雞化為雄侍中寺何內看也

見玉堂殿庭中上以災異詔問消復之術光祿大夫楊賜楊秉之子對曰

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

天子見怪則修德

怪則修身唯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冀上天還威服

規墮雞化

怪則修身唯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冀上天還威服

可弭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亾國之怪也天之屢出妖變欲令人

君感悟改危即安通作覘墮雞化皆邪氣所生皆婦人干政之所

致也前者乳母趙婕妤驕溢門史霍王依阻為姦今道路紛紛皆

謂程大人指程璜將為國患宜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則天道

虧滿鬼神福謙矣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

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雒陽獄中常侍呂疆

愍邕無罪力為申請詔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十月廢皇后宋氏

幽殺之是月晦日食尚書盧植上言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宥宋后

無辜不得歛葬宜救收拾以安遊魂郡守刺史一月數遷縱不九載

可滿二歲請謁希求一宜禁塞選舉之事責成王者天子無私宜弘

天下無私

天子宜弘大

務

大務錮略細微不省○初關西郵賣官入錢各有差千石二千萬

西園立庫

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初帝為侯時常苦貧及即位

虞舜比德唐

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常問侍中

真楊震子孫

帝不悅曰卿疆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震死後有大鳥高丈餘集其前

悲鳴

畢乃去

寡欲帝王盛

胡攷堂曰寡欲無求者帝王之盛德也惟上下交征而無饜足於足開私門廢公道財聚於上而奢費無度人怨於下而誅求不止雖危亡在前篡奪在後為欲所蔽終不悟也靈帝崇積私帑亦云富矣曾不五年散於大盜西園難據而文陵莫齋其為來世人王之監豈

不厚乎

已未二年宦者王甫伏誅段熲有罪自殺初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

父兄子弟為卿校牧守者布滿天下所在貪酷段熲以輸貨得太尉

尚書令楊球嘗拊骸發憤曰若楊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

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權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

楊球拊骸

子發之球奏甫頰等罪惡悉收送雒陽獄磔甫尸頰亦自殺

功亦不少然何附宦寺輸貨得官當是時守正而斃者君子猶恨其去之不早况頰輩乎

鄉侯固辭不受強有清忠奉公之節特書不受以著其美也因上疏言蔡邕對問毀刺貴

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令羣邪得陷以刑罪今羣臣皆以邕為

戒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帝不能用

庚申三年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為皇后后本南陽堵家以選人掖庭生王子辨欲立之殺其兄

為侍中後王美人生皇子協后亂殺美人帝怒欲廢后中官固請乃止

徒楊賜秉之諫曰先王造園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菜芻牧皆悉往

焉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義帝欲止侍中任芝

樂松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四十里人以為大今與百

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為之

胡攷堂曰天下之理至五經語孟亦可謂正矣然堯舜為天下得人而奪國者用以為名湯武覆天革命而伐君者以藉口徭侯

十一代編 漢靈帝

君子猶快去之不早

呂強有清忠奉公之節

群臣皆以邕為戒

朝廷不復聞忠言

先王造園足三驅之禮

臣問任芝樂松論囿何如

大人欲速其功
聖人與我同志
春秋書息兵

六經孔孟格
言

放逐梟而囚
寫屬

驄馬御史

征義和而討不附己者資焉伊尹放太甲而欲廢其王者託焉五
說湯五執桀非為利也而求富貴利達者以為大人欲速其功也
致辟管叔以蔡降霍非為己也而手亦同氣者以為聖人與我同
志也曰公劉好貨則措克粟款不知紀極曰召公鬪國則窮兵遠
討無有休息曰省耕歛助不足則出錢貸民而取其息曰歲不售
與滯同則置官畜貨而自為市有父之讐忍耻不報則曰吞炭貴
息兵以華夏之尊臣服仇虜則曰文王事昆夷遂使詆訾儒術者
舉足為笑曰五經語孟殆亦姦宄之囊橐耳彼樂松丘乏所以欺
靈帝者特弁髦土梗未足多誦至使六經孔孟
之格言為後世欺人取寵之資不容不辨也

壬戌五年正月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於是太尉許儼司

空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而虛

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上

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帝以讓儼濟諸坐數

者丞拜議郎○以桓典榮之玄孫為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

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甲子中平元年二月黃巾賊張角等起初鉅鹿漢縣名張角奉事

以妖術教授呪符水以療病眾共神之角分遣弟子周遊四方轉相
誑誘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以中常侍封

諸徐奉等為內應約三月五日内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詔

逐捕角等角馳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識故時人稱旬月之

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帝召羣臣會議北地郡名太守皇甫嵩規之兄

以為宜解黨禁中常侍呂彊亦曰黨錮之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轉

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帝懼而從之乃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

角不赦○二月殺中常侍呂彊張讓等請呂彊與黨人共議朝廷數

書有罪王甫之死則書伏誅至呂彊則書殺中常侍豈細目獨

多於強哉蓋涇渭並流而清濁自分此春秋褒善貶惡之意也○發

兵遣盧植皇甫嵩朱儁討黃巾儁與賊戰敗會騎都尉曹節將兵適

至嵩操與儁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操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

侯氏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時人未之奇也唯太尉

黨禁

數重七傳

涇渭清濁自

分

橋玄異曹操

橋玄及南陽何顒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

非命世之才不能濟

安天下者必是人

汝南月旦評

治世能臣

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顒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時汝南許劭字子時與從兄靖有高名好共叢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題品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操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之不答操切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喜而去後舉孝廉為郎至是乎賊遷濟南相

許劭確論

能臣以道事君

君

方正學曰許劭謂曹操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昔人以爲確論余意劭畏其劫而陽為好言以悅之耳夫能臣者以義處身以道事君以忠國家成事功為職而身之禍福用舍不與焉如漢諸葛公唐郭子儀近之矣彼曹操者以權詐為智以巧譎為畧使其遇英明之主譬如彭越之歸漢李密之降唐亦終為誅滅而後已何以為能臣於治世哉

水炭不可同

器

邪正猶水炭

朱儁護軍司馬傳爨素疾中官上疏曰邪正不宜共國亦猶水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若不詳察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秦白起至杜郵賜劍趙忠惡之爨曾破董

賈父來晚

巾有功當封忠諧之帝猶識爨言不之罪然亦竟不封○以賈琮為交趾刺史交趾多珍貨詔刺史無清行故吏民作亂琮到部各使安其資業蠲徭役誅渠帥連夏吏百姓以安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能餒○盧植破張角垂當拔之宦官誣植抵罪

詔皇甫嵩討角嵩與角弟梁戰大破之斬梁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

傳首京師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汝曹反與角

通可斬未皆叩頭求退以嵩為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十月朱儁擊

南陽黃巾連破之時黃巾餘黨更以趙弘為帥眾十餘萬據宛城儁

鳴鼓攻西南自將精卒掩東北乘戎而入賊帥韓忠乃退保小城乞

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

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縱敵長

寇非良計也因急攻追破之於是黃巾破散○初武威太守倚恃權

兵有形同勢異

孟勲不報蘇

正和之仇

繼食鷹隼欲其鷙

蓋勳不見正和

吾為使君謀

蓋長史賢人

蓋美服其義

勇

崔烈入錢為司徒

孫堅數董卓

罪

傳慶正色拒

貴恣行貪暴涼州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異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

自解訪於長史蓋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因此報之勳曰謀事

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隼謂養鷹必羈

欲其鷙也鷙音至擊殺鳥也鷙而享音之將何用哉鵠乃止正和詣勳求謝

勳不見曰吾為使君謀非為正和也怨之如初○蓋勳為美所敗身

被三創堅坐不動美滇吾以身并眾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為負

天勳仰罵之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羣美服其義勇送還漢陽

乙丑二年崔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傳母中阿保也當

阿保入錢西園得之及拜日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小靳靳居近反固惜之也可至千萬

烈問其子鈞以外議何如鈞曰人嫌其銅臭耳烈本冀州名上因入

軍疑眾二也受任無功應詔稽留三也温不忍發○帝使宦者趙忠

論討黃巾功傳燮有功未封忠遣弟延謂燮曰傳南容燮少答我

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

豈求私賞耶忠愈惡之出為漢陽太守

丙寅三年涼州賊韓遂圍漢陽太守傳燮欲徇國難其子幹年十三

勸之逃燮謂幹曰聖達節次守節吾必死焉子有才智勉之主簿揚

會吾之程嬰也遂戰而死

丁卯四年前太丘長太丘今永城縣屬河南開封府陳寔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

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

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楊賜陳寔每拜公卿羣僚畢賀

輒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

范曄曰漢自中世以後闕豎擅恣故俗遂以通身矯索放言為高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惟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發於上而風俗清於下也

戊辰五年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宜置牧伯選清重名臣以居

其任朝廷從之議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居位以焉為益州

牧劉虞為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虞嘗為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故用之○十月講

武平樂觀初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帝欲厭之乃發四方兵講

武於平樂觀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還問討虜校尉

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

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無是言也

已巳六年二月皇甫嵩擊王國大破之初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

疲敝解去嵩欲擊之董卓曰窮寇勿追歸衆勿追嵩曰吾不擊避其

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

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連戰大敗之卓大慙恨與嵩有隙○四

月帝崩

州任之重自此始
民夷懷其恩信
講武平樂觀

稱無上將軍

群臣無是言

皇甫嵩擊王國

下國

避銳擊其

班固曰靈帝負乘委體臣孽殺亡備兆小雅靈飲康鹿霜露遂俟

智善曰靈帝信宦豎殺忠賢當時變異有終綱目所無者帝亦可
以知變矣方且作學主作列肆起四百尺觀造萬全堂鑄銅人土
木盛典不知社稷之將覆人有
恒言曰桓靈靈又甚於桓也

廢主 諱辨

已巳四月廢主辨元年即靈帝中平六年皇子辨即皇帝位年十何

太后臨朝中軍校尉袁紹因勸太后兄何進悉誅諸宦官謂將軍兄

弟並領勁兵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太后不

聽紹等又為畫策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

王傳陳琳諫曰諺稱掩日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

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

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所謂

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

天贊之時不可失

袁紹畫策召

外兵

掩日捕雀

鼓洪爐燎毛髮

聞而笑曰宦者之禍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

疾 飲身咏而攻 召董卓則進雖欲辭其責尚可得乎 卓即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

張讓等竊幸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滑癰雖痛勝於內食今臣輒鳴鐘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汗穢卓未至中常侍張讓等詐以太后詔召進斬於嘉德殿前袁紹聞進被害乃勒兵捕

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讓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協出穀門讓等投河而死

趙氏曰按蘇軾曰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癯瘦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忠而決去之是以癯去而得死漢唐之亡由此故也漢唐末世議有以為天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故漢之實武何進后之李訓鄭注擊之不勝於身死袁紹崔胤擊之而勝漢唐遂因之而亡方其未去是也者癯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死穢之矣噫後之人

案問漢書 武何進孰 優

謀其國者其尚思所以消導解散之母使癯生吾之頸而至於不可去謀人之國者亦毋欲快吾之一決而傷人之命哉

帝獨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失傳國璽董卓聞帝在北迎於北芒阪下

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禍亂之由無所遺失卓大喜

以王為賢有廢立之意袁紹不可卓按劍叱紹紹遂出奔冀州卓廢

帝為弘農王奉陳留王協即位是為 弒太后何氏○十一月董卓自

為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蔡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

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豈懼而應命到署

祭酒甚見敬重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初置祭酒補侍御史再卓率諸

公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吊祠擢用其子

董卓辟蔡邕

三日周歷三

臺

董卓申理黨

人

董卓擢用天

下名士

孫伍瓊說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卓從之於是徵處士荀爽

申屠蟠等爽至已黃蟠獨不起人勸之行笑而不答竟以壽終蟠處亂未

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於家

尹遂昌曰申屠蟠見幾而作獨免黨錮之禍至是又不為董卓所

屈異乎荀爽諸人若蟠者真無愧於處士之名矣

以黃琬為太尉楊彪為司徒拜荀爽平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祿勳視

事三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以袁紹為渤海

太守卓構求袁紹甚急周忠伍瓊曰紹恐懼出犇非有他志今急

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

眾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

卓乃拜紹渤海太守又以紹從弟術為後將軍曹操為驍騎校尉術

犇南陽操變異姓名間行東歸至陳留散家財募兵五千人

重刻詳訂世史類編卷之十四終

申屠蟠無愧處士之名

董卓所屈

不答

以袁紹為渤海太守

伍瓊請拜袁紹

1

1